第三卷





纂修官莊 陳 簽出第 廿七 五十六 五十七 卷內

東萊集　韓淲澗泉日記　馬明衡實錄　玉融二親錄

燕語考異　古今事通　汪浮溪人集　燈下閒談

三三度圖編　海上岳題跋稿集　戴高居話　儲泉漢書

汪藻浮溪集　馬明衡英實錄　劉禹錫集　鄭氏談錄

廣韻　姓氏帝王世家　洋文翰墨

共書 拾玖 種計 貳拾玖 條

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發寫　　謄錄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六　十九庚

形 洪武正韻奚經切體也容也常也現亦作侀古作刑許愼說文形象形也从彡幵聲戶經切徐鍇通釋彡以其再弱委曲象之也賢星反

爾雅畫形也郭璞注畫者爲形像劉熙釋名有形象之異也丁度集韻乎經切婁機廣干祿字書形侀上象形也下成也字通用戴侗六書故仿象也

釋行均龍龕手鑑形刑二俗音形楊桓六書統匣母形模象其形容也从彡从幵法度之器有法也又作彭圖井田也从彡彡畫文也从井从土熊忠韻會舉要朋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餘輕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借凡有象者皆曰形又容體也又見也作侀非詎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俗字韻會定正匣經切形質又著見也字切匣經匣形賢形

篆書

形　形 並古老子　形 說文　形 並華嶽碑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形 徐鉉篆韻　形 六書統

隸書

形 唐扶頌見洪适漢隸分韻　形 華山亭碑　形 費鳳碑　形 高彪碑並見漢隸字源

眞書

形 王羲之　形 智永　形 智果　形 歐陽詢　形 虞世

南

形 顏真卿 形 蔡襄 形 趙子昂 行書 形 形 並王羲之 形 歐陽詢 形 黃庭堅

形 形 並米芾 形 趙子昂 草書 形 章草 形 皇象 形 智永 形 懷素 形

形 並鮮于樞 形 趙子昂

總敘

淮南子 形者生之舍也。莊子外篇 天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跡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氣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見。謂之形也。天地篇 形非道不生。至樂篇 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采真集 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象在形之先。本離乎形。氣爲形之母。已在形外。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常能變。天地鬼神日月欲與之合而不可得也。劉子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形靜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神機之翕張。吾氣之充動也。天

門之開合。吾形之屈伸也。或然而寐。遽然而覺。莫非至理。飢則知食。渴則知飲。莫非正智。動之所動者滅矣。而動動者過而不守。形之所形者死矣。而形形者全而不已。性見皆妄。性見皆真。關尹子形之所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黃帝篇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固。荀子臣論篇天子埶至重而形至逸。君子篇天子者。形無所勞。富無上矣。西漢書公孫弘策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楊王孫傳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反其真。司馬遷論六家指要凡人所生者神。所託者形。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茶於中而表於外。猶君昏而國亂也。程氏遺書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性理字訓坤成萬物是之謂形。太乙長生經積陽為神。積陰為形。抱朴子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韓滮澗泉日記形神情性一則明。二則散

磐古化形

灌畦暇語舊說磐古之死也頭為五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又云頭東嶽腹為中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嶽足為西嶽又云泣為河海氣為風聲為雷目為電又云喜則為晴怒則為陰　老圃云信斯言也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嶽江河草木於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於上也未有晦明陰晴於中也然則磐古氏何所運其想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為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為春秋為說如此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始也覆燾袥坦廣大雖不可以為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嶽海之邊絕亦尻背之間爾故曰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

守身鍊形

抱朴子內篇　微旨卷　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至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至理卷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　詳理　大成集鍊形化氣鍊氣化神

鍊神合道吳筠步虛詞鍊形爲真僊 **真火鍊形** 度人經七星除祅品星精入腦真火鍊形 **瓊華鍊形** 度人經扶桑青陽品金光易骨瓊華鍊形 **太陰鍊形** 酉陽雜俎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毁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録氣所謂太陰鍊形也茅亭客話道士黎海陽父子僑蜀時於川城東門外丁村古塚閒有香氣一日清明撥開見三小塊雄黃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問之曰語者鬼邪答云非鬼某宋人不樂名宦學道於楚丘與僧行勤入蜀罹禍潛懷朽骨憤憤不已海陽父曰君去世已遠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應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鍊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别墅深山濬谷選得一嵌室屬我祇持六年慎莫令諸物所犯歲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則支體皃敗唯臟腑不變某遂依其教諭乃閉護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於嵌室之内髮垂而黑髭直而麤頰貌光澤愈於初曰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此三迴乃度世畢矣某傳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却自無形而鍊成有形爾則

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其之形雖未圓且飛行自出幽入明軒冕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太平廣記周隱遙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屬其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生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鬒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　集僊傳南真曰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肉脫脉散血沉骨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僊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馬明叟實賓錄唐申先生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名山博採方術得内修度世之道帝遊溫泉幸東都元之扈從善談清虛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内人趙雲容侍宸扆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乘閒乞藥以

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且女不久於世復懇不已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疎而有風使魄不蕩空魂不淪骨則百年外可以復生矣此太陰鍊形之道即爲地僊復百年遷洞天雲容依卒貴妃命中人陳元造如其言瘞之至元和末已一百年雲容果再生 神僊傳 朱子語類 人言僊人不死不是不死蓋他能鍊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云學神僊尸解銷化之術看得来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

服氣鍊形 太平廣記 金可記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爲樂 詳僊

五重鍊形 太平御覽 元日造五辛槃正元日五熏鍊形發五藏氣 風土記

却粒鍊形 江州志 梁楊保宗父母嘗以許聘保宗心有所悟乃出家入上霄峰之崇善觀却粒鍊形至老若孺子既没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云 南康志 南唐女僊楊保宗父母嘗以許人云云同

嗇神鍊形 唐李衛公集 方士論以神僊爲奇以方士爲誑亦無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在於嗇神鍊形矣

太陰成形 黃庭經 伏於太陰成其形五藏之中腎其精

鍊氣

成形 上陽子海蟾翁金丹歌錬形成氣歸眞一錬氣成形謁紫宸

錬氣服形 燕語考異晁文元公天質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錬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旣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肅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爲學道靈感之驗今人靜極類亦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云耶或云晚常見其形在前旣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齋心服形 列子黃帝篇黃帝即位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視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之國旣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疲而睡所夢若此服形猶今人言服氣也

死後見形 南史豫章文獻王嶷薨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

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曾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
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
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
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乃失手板

天王見形 [illegible]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寶元年壬
午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
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
陁羅尼方二七遍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倚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
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
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
酉時鼓角大鳴地震動山摧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
見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
像形至於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迦毗羅見形 [illegible]高僧傳又曰曇摩密
多此云法秀遂有慧解儀軌詳
正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衛送遂
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見形告辭密多曰欲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

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見遂遠至都即於上寺圖像於壁迄今猶有聲影之驗

岳神見形

太平廣記

會昌中有王瑤祖者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嘗患背疽不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見形因叩頭泣血祈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淫刑濫罰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不可愈也天罰所被無能宥之洎歸主公已殂殁矣見報應下

小史見形

古今[illegible]

錢尚父小史于睡時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曰吾方欲以水添使無聲此史已先知殺之忽見形錢曰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見身封汝為厲國侯水為臨安土地受彼血食

斬婢見形

[illegible]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栽數千冤讐高驚覺記之其妻是月有孕朞生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勲烈皆無滯魄偶剿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

溺鬼見形

太平廣記

度宗建元中於江州溺死是日

即還家見形營殯殮事如平生多在妻室又持錢二百為兒買食如此經年妻亡乃滅祥異琅琊諸葛覆宋永嘉中為九真太守與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欲送喪還門生何法僧貪其資推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述父亡及身被殺悲不自勝又臥窻下床上以頭枕窻陳氏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具疏夢發聞於官收行兇二人即皆款伏遂殺之

石壁見人形

[illegible]物類志邕管記　邕州瀧水中流急若為油舟人至此慎其諠譁兩石壁上應鑾張若男女老幼死者不殯葬閒壁有自然畫其形皆象其生時所作執物荷擔機織等狀顯然石上如淡朱筆畫成其相狀也

殿柱道人形

洪[illegible]齊諧　蜀州新津縣興尼寺設齋有一道流後至就坐僧衆不為設齋道流徐入殿中久而不出齋罷衆僧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形殿柱中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鬚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鸞鳳覆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有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

死後全形

書柳常侍言旨　顏魯公嘗於至人處求得名藥服之及懸

車之年氣力壯健如三四十人奉使李希烈至蔡州責希烈反逆無狀賊遣官豎縊之蔡師陳仙奇奉魯公喪歸京師擿于頴峴啓棺瞋目如生兩手拳握十指掐掌爪出手背肌體完全悉無敗壞時隱士唐若山聞之曰道流中以形全爲上氣全次之顔公能全其形此後三二十年縱藏於鐵石中必能擘裂飛騰而去被羽衣來於山門間所謂地僊也

聖人靜形 老君實錄 老君食氣固精受明玄經生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者甚易行之實難形動得散氣曰道類精消鬼損目動鬼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畜精收視則道德虛凝鬼固守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僊道近矣

天魔遁形 唐獨孤及毘陵集 佛頂陁羅尼幢讚讚持大力啓迪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關門

魔王敬形 度人經 有聞靈音魔王敬形勑制地祇侍衛送迎

隱形 抱朴子金丹卷 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

匿聲隱形 吳越春秋 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

歳歷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後安在

遁甲隱形

（太平廣記）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玉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訐隱形年百餘歳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

變化隱形

（神仙傳）劉政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歳色如童子變化隱形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忽老忽少（太平廣記）介象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神仙）

置符隱形

（太平廣記）張卓遇大僊與一黑符云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神仙）

異術隱形

（太平廣記）唐羅思遠多秘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腳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illegible]）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腳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玉礎中乃易碣觀之礎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左慈隱形 [illegible] 曹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左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欲收慈斬之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

麒麟閣圖形 通鑑綱目 漢宣帝甘露三年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於世

雲臺圖形 通鑑綱目 漢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良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祜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淩煙閣圖形 通鑑綱目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淩煙閣

坐右圖形 新唐書 薛嵩傳初嵩好蹴踘隱士劉綱勸

止曰為樂甚眾何必乘危邀歡刻歡萬悅圖其形坐石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於玄闕之前

刊石圖形

林邑傳頭黎死子范真龍代立太宗崩

命工圖形

狄青初為延州指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前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令圖其形以進

感德圖形

倉慈遷燉煌太守西域諸國欲來貢獻諸豪族多逆斷絕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圖畫其形思其遺像

追思圖形

魏書劉道斌傳道斌為弘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憚勇圖形

公孫瓚字伯珪詔拜瓚降虜校尉復兼領屬國長史虜識瓚聲憚其勇不敢抗犯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

挑女圖形

顧愷之傳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

勵官

圖形 南史張緬傳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形於其臺省以勵當官

脚畫神形 太平廣記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墨暈人形 太平廣記後周宣帝即位宮掖禁忌相逢以目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奏劾謂有所思使拷訊之初擊其頭帝使頭痛遂大怒曰此冤家耳及所殺女子之處有墨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刷之旋復如故有司掘舊土以新土填之一宿如本未幾帝崩詳覽字下

妙寫人形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愷之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如偶人形 東漢書馬援傳援嘗詣公孫述

賓容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禮記曰爲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人也俑音勇

樹變人形

晉書劉曜記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石像人形

太平廣記豫章戴氏久疾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

老楓人形

[illegible]錄楓子鬼有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曰靈楓

龍化人形

佛祖統紀曰南山道宣律師行般若三昧於清宮精舍九十日龍化人形

豕犬變人形

太平廣記禹鑿龍關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岩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犬青色行吠於前禹行計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青玄之衣

蟲類人形

太平廣記漢光武建武六年山

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於樹枝死。

蛇頭人形 方勺泊宅編故老云王捷燒金光用毒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藥後造宅築基掘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而終

刻木爲人形 南史齊高帝紀帝爲宋鎮軍將軍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 南史列傳胡寅少猾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畫刻爲人形

桐爲人形 太平廣記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從門而入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某命未合盡爲妖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長官倘爲容選吏往捕必不漏網宅堂前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捕得奴婢於堂簷下搜之果得人形長尺餘釘遶其身擊之啞然有聲盡獲奴婢皆殪殺之

大象無形 老子同異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折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邈然無形又無形者物之太始也 [illegible]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所能知有形而不知無形

大

虛無形 宋張子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

至微無形 通玄經 文子至微無形天地之始 詳無字

至精無形 莊子 秋水篇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脈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知北遊篇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冥冥 [illegible] 孫子微乎微至於無形

心本無形 佛祖統紀 若訥法師宋孝宗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有相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 大集經 一切衆生心所緣處無有邊際駭遠無形其性本淨於諸有中無能鄣得

有情無形 通玄經 有情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詳物字

有迹無形 [illegible] 風賦 有物營營有迹無形不啄而呼不趾而行得數而聲揉地雷鳴一息不停千里其程時畏而寒時艳而清萬物以生庶品以零

身入無形 [illegible] 心中無心念中無念身入無形與道爲一

達

觀無形 二陸集晉陸雲登臺賦彼區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質

見於無形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檄蜀文智者見危於無形 諫武帝長楊獵疏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未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 楊雄傳雄諫許單于朝書夫明者視於無形誠先於未然 東漢書馮衍傳衍說師丹曰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 唐杜工部集南郊賦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

慮於無形 後漢書第五倫上肅宗疏臣願陛下察其未萌慮於無形

形無其形 清靜經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制勝於無形 史記太史公自序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 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

是非無所形 淮南鴻烈解俶真訓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

四時無形 晉書律曆志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

水流無形 通玄經水流無形發泄乎太清

詳刑乎

風無正形宋薛季宣浪語集風陣讚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俱焉

棊無定形李翃擬文集奇正論 奇正猶弈之智也智無一揆棊無定形

兵體無形薛季宣浪語集奇兵讚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人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懸鏡觀形太平廣記宋子賢善術懸鏡於壁來謁轉其鏡使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非業當更禮念更轉移人形示之遠近惑信宋李于丘光書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

明鑑照形通鑑唐太宗好悅至言嘗謂群臣曰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玄宗千秋節群臣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群書治要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唐魏元忠論將用兵封事察群材如用明鑑之形美惡是美惡無逃於明鏡乎唐王積策劉子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又曰面之所以形明鏡

之力也（通鑑本紀）唐太宗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木皮蔽形（新唐書南詔傳尋傳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田農以木皮蔽形）

持刀蔽形（江淮異人錄）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白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既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持刀遍以手折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恙如教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見其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以劒代形（太平御覽眞人去世多以劒代形五百年後劒亦能靈化（仙傳））

託劒化形（太平廣記王君褒與魏華存成藥而劑服之七日太一遣飆車來夫人乃託劒化形而去（詳仙赤城續志）華存任城人字賢安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幼而好道志慕神

僊年八十三託劒化形而去

金馬託形 太平御覽李充書刀銘巧冶鍊鋼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

帳内龍形 太平御覽後唐太祖所居帳内或有龍形人皆異之

身似鶴形 五燈會元李翱問藥山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鶴步龜形 [illegible]金門羽客譚紫霄一云于雷其先北海人生於金陵骨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喙日角有吉字人關有井文衆以其殊相異之

人體變龜形 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倍多悉剉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遍身患瘡嘗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龜形逾年肉腐墜而死

石類龜形 臨安志杭州府餘杭縣放龜亭其地居山帶湖巨石叢起有石類龜形因名亭曰放龜

鳥面鵠形 南史侯景傳江南大飢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菱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其絶粒久者鳥面

鵠形

屑炭作獸形

羊琇傳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鷲鳥匿形

畜敵策鷲鳥將擊必匿其形

唧咀之形

蛆賦鄉咀之形蠢蠢冥冥無鼻之聲無目之明

一犬吠形

論狄青劉子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小人易爲翦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胥翕然喜共稱說

遇仙變形

楊內侍罷官歸綿竹縱步市中遇一叟衣大帛裘揖楊曰覲子之貌憂色可掬楊具對之叟曰小事耳此如有舍可稅一七日然可他適錐露頹狀無異乃拜而詢之曰令使可假舍矣擗掠文餘具紙三數百張凡孔隙悉令塞之不令通風內置榻取便不獨令來變其形兼伴他年獲其子息楊乃拜伸弟子禮遂書二十八字後云五色雲英生海月能飲南方亦龍血生冷宮中住雌雄紫金臺上凝霜雪別有隱秘不形于文默以口授取藥三粒付之曰入室服一粒經三日服一粒七日服一粒渴即啜參苓湯力盡即思食楊依其言日滿將出見叟書門上云功滿他年青城相見楊乃自得路歸綿竹到家滿頷生鬚妻僕不

識後釆有數乎

趙鄺變形 太平廣記 武昌趙鄺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鄺求歸及齊行極方北息同息吏以爲犯法者將收之鄺走百餘步變爲鹿車吏逐倦之見鹿車走入曲巷中復變爲赤蓬吏既及蓬乃聚糞變爲鼠吏悟曰此人能變遂取鼠縛之則鄺形復爲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因能變形者王召鄺勒兵圍之鄺化爲老鼠公從坐翻然爲老鵰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

眞君變形 三洞羣仙錄 古修仙鄧眞君者道滿出山路逢不孝子毆其母一念不平手擊口咬逆子至死眞君即變爲鳥頭鷹觜令居雷部嗟乎得道之人嗔不孝者尚變惡形況未修道及爲己私嗔恨忿乎

五岳眞形 太平廣記 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

坐天王形 內翰[illegible] 惡戒篇善相者田辨謂王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人俟坐謀不軌棄市

影象形 史漢[illegible] 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

影

隨形 荀子彊國篇天下之和上猶影之隨形也 陸宣公奏議 請數對群臣論事狀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 晉書[illegible] 云爲福生天堂爲罪入地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小大異形 西漢書鼂錯傳 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

骨立異形 東漢書韋彪傳 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

變化易形 漢武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宍 音肉 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僊人

變受異形 北史 李士謙傳 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

熊。杜宇爲鵑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蛆。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鵾鸞易形 [illegible]是非難辨。章遂使烏鷺易色。碔玉易位。鹿馬易名。鵾鸞易形。甚矣忠邪之果難辨

男女易形 抱朴子論仙卷。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詳仙

變易物形 [illegible]解奴辜傳。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因物賦形 [illegible]水因物而賦形者也。故幾於道。古之言兵者。與知之。然而因物賦形。用兵云乎哉。堯舜之讓。湯武之伐。周公之禮樂。孔子之五經。無外乎是者也。[illegible]集。先生閒居終日。更請交謁。未嘗經意。停筆譬之化工。隨物賦形。各極痛快。未有不靡然服也。

天與之形 莊子德充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天有還形 國語。范蠡進諫於越王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注。庸。用也。用天時以爲功。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詳越語。

天地和形 [illegible]廣會節要。才柔不卷。形剛不折。洪纖動植。柔弱以生者

此天地之和形也。

月露之形 李訏傳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戰審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注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兵畧訓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烟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

鼎足之形 曹操追破昭烈昭烈遣亮說權曰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爾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

止水監形 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魏徵列賞疏

視水見形 殷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記治

鏡水接形 原道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負曲直弗能逃也。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

水一

萬物形宋康節經世云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刻彫衆形**莊子天道篇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望遠不察形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夏五月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紡績不蓋形西漢書伍被傳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

才全德不形莊子德充符篇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毁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兑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宋汪藻浮溪集賀朱勝

非啓學悟而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地沖和之氣。

聞名不覩形

[illegible]予與適曾見孔子子輿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

精神離形

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報友人祁侯書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詳本傳

審象求形

書說命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唐王右丞集為畫人謝賜表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

解指陷形

[illegible]彭祖曰吾先師初著九都節解指陷形隱首無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耳

流石成形

唐柳宗元集柳州山水可遊者記仙奕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

金玉露形

度人經地藏發洪金玉露形

行道紀形

[illegible]老君謂尹喜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者莫先乎靜故天靜以為定神靜以為變人靜以為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

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氣爲之應然後精鍊己身䰟魄和平乃可入室千日之後形神俱妙

度木隨形 宋歐陽公集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

瑞見祥形 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王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瀠瀠渟渟瑞見祥形

豫圖未形 西漢書息夫躬猗公孫祿曰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注師古曰豫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

無隱不形 荀子勸學篇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不形之形 莊子不形之形形之不在是人之所同知也又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

毀瘠不形 禮記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疏毀瘠羸瘦也形謂骸也謂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

喜

怒不形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注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晉書衛玠傳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南史蕭子眎傳子眎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南史能吏傳蕭文學國華篤志力學喜慍不形 句後不藏形 禪林僧寶傳九峯乾禪師曰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祥禪

林甫滅形 夷堅志載龍城錄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倡女震死於市背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主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爲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顛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陸操科斗形 後魏宋游道剛直使氣黨俠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本傳

甥似舅形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長正

中軍將軍悟于此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恒遁不詭

旄仗下形

世說新語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勞神苦形

唐書 太宗紀上曰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天下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 人謂房元齡曰隋文帝謂群下不可信任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朕意不然

苦心勞形

史記 孔子世家客有聞孔氏之所治於子貢乃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

任知勞形

莊子 在宥篇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者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無勞汝形

莊子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以靜以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

隨心得形 [illegible]成實論諸畫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 **觀神載形** 真誥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詳家字

神寓於形 [illegible]神寓於形形有殊而神則一故一體動而四支應者神本一故也人能體神致一則萬物應感如同一形

氣聚有形 [illegible]氣聚有形一分爲二[illegible]至樂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委和成形 [illegible]通天地一氣耳類萬物一形耳散精而受器均爲素篇之所鼓委和而成形均爲大鈞之所播

大塊載形 大宗[illegible]師篇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異術分形 [illegible]地真篇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容坐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則能分形爲數十衣服面貌皆如一也。 抱朴子

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而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藏景化形 司馬季主入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太玄仙女

長短相形 子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須

得失累形 至樂篇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灌養精形 降真召靈品延致妙氣灌養精形

養志忘形 讓王篇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流形 風霆流形 乾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任命篇洪陶軌物大象流形

成形 樂記

在地成形注山川草木也形體貌也程氏遺書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成物之時故也

邵子觀物篇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

踐形

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龜山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　色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　又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以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雜

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　又曰踐形者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人有形必有性如耳形也必盡其聰之性然後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之性然後踐目之形　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光人之形充乎極分明　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來路也　天

諸儒鳴道集踐形篇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人也而孔子則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行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己哉惟聖人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番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己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為古人之大體於身為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

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畧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葉稚子憫方雛之雉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鬬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其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為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徇而相須擠此既混為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産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彖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閒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為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

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爲大私物於己者徇己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爲聖人唯公己於物而已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敬齋況訪主人能齋心服形惟聖人爲能踐形服形者謂能厭其形者也耳欲極天下幼眇之聲吾厭服其耳使不欲聽目欲極天下靡曼之色吾能厭服其目使不欲視非不近於道也而終不免於用力若夫踐形則異於是矣踐形者謂能踐履其天之所與者也耳有聽於無聲之聰吾能踐履其耳之形而無遺聰目有視於無色之明吾能踐履其目之形而無遺明是與天爲徒而與道爲一者也優游逆豫自中理解無往而不安亦無往而不樂　存性篇或問形色天性何如矣曰天命以人而不物之即天性也惟聖人爲能踐形爾不能踐形者其形人其行僉滔滔天下皆是也　釋氏直曰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　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　文貞

安分踐形詩　天性即天分分安能踐形踐形無過惡成性通神靈集義充浩氣種德揚芬馨香火南窗下洗心讀聖經

守形

蘇林受仙人涓子遺書曰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後守之乎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守形思真總二千八百年今被卒召上補天位子勤勗之林謹奉法

術行後爲中嶽真人

斂形 禮記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後漢書周磐傳斂形懸封斂形謂人殮其身

養形 莊子外篇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淮南子[illegible]俶真訓太上養神其次養形[illegible]躬理家務省一積百庶足養形心思經旨聞一積百庶足養德形安德隆它何有哉[illegible]記飲食有節可以養形

大形 [illegible]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

知形 [illegible]人子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

解形 太平廣記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待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風飄於海外

忘形 鄭氏[illegible]忘形謂朋友相愛忘其形骸也莊子德充符篇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𤕣大癭說齊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illegible] 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 [illegible] 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 [illegible] 杜甫贈鄭虔詩忘形倒爾汝痛飲真吾師

形氣

[illegible] 氣聚為象凝則為形道運為數布則為質形麗於實質近乎虛也　物莫不有氣作其氣者其用在無物莫不有形成其形者其用在有雷動而風散所以作其氣者也非其用在無耶雨潤而日烜所以成其形者也非其用在有耶　乾資道而生氣坤資氣以營形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　以形傳生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　氣交而形生質本出於虛形見而氣藏虛復寓於實 [illegible]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illegible]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illegible] 有形使有氣地為形天為氣江海山石草木之類日星風雷天地之類人形屬地氣屬天萬物各一天地 胡五峯知言 非性無物非氣無形

形數

[illegible] 人因八卦而受其形因五行以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其情有愛欲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

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而天下之愚衆莫知焉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遂至違時悖理不能與數相爲盈虛相爲求去輕取禍患者不可勝計也

形器

形隱則器泯形顯則器彰象藏其賾道冥其眕一形不觀孰爲器象闡其端道行其紀萬形畢露器與之俱象者肇形者也器者肇於形者也道者使形者也器者使於形者也

論形而上下道器之分　勉齋黃氏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口鼻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也語大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

形陋 三國志鍾會傳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即表之外孫也 太平廣記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傍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人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荅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齋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出啟顏錄 清波雜志王伯厚文筆為近世冠為右轄秉兩制而賦形侏儒劉質翁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衡人徐囊亦苦形拘其為太學博士也輪對甫登陛紹陵遥望見之即起入屏後笑不止久之始出坐受其奏後亦論去首言其形容詭異云近蜀人黃之純傴僂言者亦云未有枉己能直人者傳以為笑放翁筆記有奉勅陋朝士之語雖然以貌取人可乎

形體 淮南子精神訓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各有經

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蔵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六

劉文安公集　道院　十七　宋真集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七　十九庚

形

墬形訓

篇名淮南鴻烈解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形因以題篇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已說在原道四極四方之極無夏有外故謂之內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茂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盛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木間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隱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中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

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謂東岳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沇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
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華陰山也是為西岳岐山今扶風漢陽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沇氾曰洛
之居在河濟伯夷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也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
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郡澠池殽谷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
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也楚之雲夢雲夢
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縣曰鄭有
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弊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也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
鉅鹿廣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曰融風也東風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

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
也西南曰涼風坤氣所以生也西風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
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水
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
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雝州江水出岷
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三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
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凌徑鄉徑也凌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
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短南
北長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
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
水之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虛以下地下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
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
樓見括地像也蓋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崑崙虛上也五尋
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

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石也木禾之北
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
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
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日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
也一說室旋機可轉旋故以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
闔崑崙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
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
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所出皆赤水出其東
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
掖北塞外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
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
都為漢陽或作養也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
上倍之倍加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
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太帝天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曊猶照也暘州東方也曊讀無枝攢之攢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景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木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量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如胤嗣之胤自北東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為元之元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盖近丹林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將所自歌舞所自斯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鄉日之南

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
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爲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
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
一曰單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委羽
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
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
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
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
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門皆陽門其
是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
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
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熟將可收斂閶大也
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
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
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
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

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天金也石今之石也華山在弘農華陰山南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為弓弩）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濱下亦之斥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納豹虎之皮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岳泰山也五者稷代所祠因曰岱岳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焉生也）凡地形東南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仁為物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為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為牡谿谷汙下陰也故為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員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

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潫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轉
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
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以至山氣多男皆生于多有此病也岸下
氣多腫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
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
汚者為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州漸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
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得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
水有不伴釋也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進
帶劍食獸使二大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氣
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
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祆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
之尸於是以兩乳為目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天帝斷其手後天帝
斷其首也故曰寢居直夢慈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
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漢
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故曰代飛也代更也蛤蟹珠龜與

月盛衰蚌蛤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爐
飄之飄也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鶩之屬
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丘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𢾭熊羆之屬是也
𢾭煩㥛貭坱也𢾭讀如于中國之𢾭近彌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
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捍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
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
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是也或奇或偶或飛
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
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十從甲至癸也
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
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
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
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
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
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主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

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鼈龜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之屬也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主牝至陽主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則草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卯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綢繆之繆乏底白得之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翕猶脊許之脊太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惷愚禽獸而壽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其地宜

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其地代北馬也。）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水，故禾春生而秋死（禾者，木，春王而生，木秋衰而死。）菽夏生冬死（菽，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宮在中央，故為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當猶西方之國自須有之，非一。曰肅，敬也。慎與）

原本缺一字

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蓋一頭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脚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胷民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也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墟土故人大也君子國已注在上章也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其先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也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山國人之山名也蠪魚在其南蠪魚如鯉魚

也有神皆首長以水行在無繼民之南鯔讀如作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侯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株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也和丘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當所自歆風所自齊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衣之襟或作攝以兩手攝其耳居中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也山海經云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隱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是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榑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姊妹二人在瑤臺也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理志曰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也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

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中可居者燭光所
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龍門在河洲渦喇見陽界也。玄燿
不周玄唯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蛾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
在雎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之別名，與上本部
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
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
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
葬其山，泥其澤。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南方人死，復生或化
為魚，在都廣建木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
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里志曰：於禹貢雷澤
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
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出，猶出也。開母，山名也，在
東海中。河出積石雎出荊山河源出崑崙，伏流地中三千里，禹導而通之，
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在左馮翊
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漯原，雖州浸也。淮出桐柏山雎出羽山桐柏山在上
黨。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楬戾山在上黨沾，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

上黨長子二津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濟出王屋時四泝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是也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雍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南有涇水所出東南至陽度大渭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山渭水出東會于灃又入河雍州川也上魏山名也處則未聞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上雒之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冀州浸衽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廬西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也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泭沸湧正習如釜中湯故曰釜

渭之益出岐出石橋呼池出魯平魯中山名也呼沲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呂呼沲河是也泥塗淵出欂山欂讀人姓欂氏之欂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北塞外也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為條風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為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為景風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為涼風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兌為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為不周風窮奇廣莫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為廣莫風也窫生海人窫人之先也海人生若菌菌讀下賓之賓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虫之先飛龍有羽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虫之先蛟龍有鱗中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庶魚介潭生先龍介潭此龜之先潭讀譚國之譚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庶於龜煖濕生容煖一讀燃當風乾燥之貌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

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㬉介㬉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閼（日馮木之生者）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名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曲之狀）屈龍生容華（容華芙容草華）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澒水銀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非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清澒清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雲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清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

藏而一化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猶土之氣御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者也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北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道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詩文

楚辭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元吳萊淵穎集形操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泰階既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邇遐東陬渺蟠木西紀泝流

沙麒麟鳳凰褫褫翕絶徵瑞乎山谷神芝朱草句萌甲拆納祥于水涯上
又招賢良選廉茂訪遺逸舉孝弟開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
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瞻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
久矣又豈有卑汚連蹇局縮齷齪不少遇乎生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
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挨春華亦既絶江河畧青徐東揖齊魯之郊北
服燕趙之都英豪間出俊造交驅指南文苑搖嚌道腴蓋將追縱乎三五
而方駕乎羲燧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蘇口不攻辯智足不利走趨
誠不能與世之豊衍惰頎輕便儇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昔者元
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容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
清坤濁交錯紛絪吹陰噓陽坱圠無垠洪纖高庳肥瘠異倫柚機掣鍵幹
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堯禹之聖與夫桀跖之不仁蟉轕氣運雜遝形質皃
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逃其貞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
所不服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負朦矓眼眎顛倒鹵莽明足以察錐末或
者泰山之不睹覺壘卓犖精悍壯武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
良扶輿造父執轡必將驂裴黃馭騕褭犇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滇僮
棘騎曾不得以供驅策易牙調羹屠蒯侍酒必將截肥截湛清醲淋漓酺

酸式歌且舞然後知尭金爽味曾不得以廁鼎俎鄭侯定律稷嗣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茅蕝奇瑋特達危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曾不得以施廊廟乎猶以是病也盍獨不觀夫世之務進而不已者乎峨高弁曳長珮從容而遊豫堯行而舜步撏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儷周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楊司馬支離輪囷綺繢豔冶言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輠公平正大浮淫參謝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嗚則雷震指顧則雲聚立談則谷風發條遞怒則秋雨流潦頎然而長龐然而厚悍然其肩背哆然其顴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天府窮足憫黎民達足事聖主循欲發乎汪罔之封守毆乎昭如之海濱軺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所不能勝若是乎妖梧倜儻苞容庨鎋有異於恒人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天下之珍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子志氣不剛筋力不強容貌不通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坋塞而蕪繞繆悠迂誣而不得當處闇闇則心勤形瘵望山林獸駭鳥駭忼慨而長嘯跰躚以自鑒且謂夫元造肖形之過也則容將閔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誅肩而千伎攘臂而百變箏棹則凌水霜膏車則犯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盛譽後攀許史之密援王貢彈冠而肯慶蕭朱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

所及無論乎幺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逌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庬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乎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而失水雖螻蟻之細微或為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拳捷或肆其噬晏嬰短而臨菑安趙武呐而故絳理沈尹癬而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中効儒墨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汝形之為惑是且輕詩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喋吟捨茈葫桔梗於戰國之澤而不收豨楛棫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無形篇

王充論衡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形器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為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治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

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眞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眞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

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

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櫝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所術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

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蘇耍足以驗長壽乎晉陶淵明詩影荅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宋胡山堂上[illegible]和陶詩 行止每依人人皆笑我拙獨以相從久未能便棄絕縱君得顯榮亦恥事諛悅人情苦好乖會少常多別而我獨與君初不易生滅相親如一體亦不畏寒熱但我常自暇而君力常竭君以此比方孰優還孰劣蘇東坡某和陶詩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本自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影荅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宋中州[illegible]和陶詩 天地無清濁陰陽行四時惟人生其中善惡異所之君看朝陽木曲直陰在茲豈不希前哲聖賢以為期生前念

脩名身後孰見思常恐隨物化念之謬漣洏萬物有終始委順勿復疑且
復對君飲盡醉不須辭 元郝經陵川集 和陶詩 萬象生道區受形各有
時運會迭往來寢揚成壞之妙合我初凝爾亦即在茲隱見陰陽中幻化
無了期寤寐一死生寂然匪為思我勞為有此爾苦勿謬洏請看聲與響
相隨復何疑大都本無有相贈獨費辭 宋姚知常雲山集 形苦 未潰此
髑髏常為衣食因往來呈傀儡出沒販何樓醞釀生前苦擠排分外憂到
頭成底事封起一荒丘 形幻 有身致大患忘我復何憂形骸最親切
畢竟成土丘況茲身外物無物非何樓大塊勞以生兀兀不自由萬事素
已定誰能分外求疑團自粉碎休休復休休莫為空幻具還作負固囹廓
然自心安宜與化同遊於生無一為姑置不復留韻脫出塵坌表裏絕綢
繆亘古性月在輝輝天齊秋 委形 天倪收委質化物舞強陽擾擾是
非海區區名利場百年身頃刻千古夢悠揚向上忽透脫元神歸帝鄉
形微 兩角蝸牛千古事一星石火百年身誰能眼孔卑輪大見微漫天
滾滾塵 幻形 幻形認有即拘墟跳出牢籠步坦途造物許饒先一着
也勝猶執化人祛 形昧 元初樸入此形囚兀兀勞生不暫休般弄骨
骸呈伎倆巔揚塵土販何樓是非叢裏爭開口人我山前競出頭只侍鼻

綿吹不動髑髏寧帖卧荒丘[illegible]寓形　寓形宇宙閒治身猶治木要在直而方毋使圓且曲直方圓違衆吾心以為是圓曲雖適時吾心以為恥人由圓曲富吾用直方貧吾心雖不移予以書諸紳[illegible]形影　形影胡為樂此留山川映發思綢繆歌長杯酒毋多酌世短何人第一流弟子啖經猶北面樵青分屋自西頭下方誤識金銀氣直倚空同一劍秋[illegible]體字長生直伏　天性天與　固有自然　可賤有生賦句耳不思脈目不思色行皆中應言皆中倫　均此大患必大予之役恭同是五下惟武王之克敬　聽則思聰親則思恭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根於性命者無非天理之懸於生於形氣者多以人為之轉移　須臾難於何此大道所寸役形生於無有　無餘無失皆天王適正之直不賊不撰述處錄由於之域

邪氣藏府病形

「[illegible]」篇名法時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柰何岐伯荅曰邪氣之中人高下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濕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府中于陽則溜于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陰或中于陽上下左右無有恆常其故何也

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于邪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其中于膺背兩脅亦中其經黃帝曰其中于陰柰何岐伯答曰中于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于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于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于陰經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黃帝曰邪之中人藏柰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道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柰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淩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燻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

虛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
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
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
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柰何岐伯答曰夫色脉與尺之
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
根死則葉枯矣色脉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
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脉絃也赤者其脉鉤
也黃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脉反得其
相勝之脉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脉則病已矣黃帝問於岐伯曰五藏之所
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
帝曰色脉已定別之柰何岐伯曰調其脉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
黃帝曰調之柰何岐伯答曰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
緩脉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脉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脉滑者尺
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
待於寸善調脉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
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黃帝曰請問脉

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為瘛瘲微急為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為狂笑微緩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為喉吩微大為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為善噦微小為消癉滑甚為善渴微滑為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為瘖微濇為血溢維厥耳鳴顛疾　肺脈甚急為癲疾微急為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為多汗微緩為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為脛腫微大為肺痺引胸背起惡日光小甚為泄微小為消癉滑甚為息賁上氣微滑為上下出血濇甚為嘔血微濇為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　肝脈急甚者為惡言微急為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為善嘔微緩為水瘕痺也大甚為內癰善嘔衄微大為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為多飲微小為消癉滑甚為㿗疝微滑為遺溺濇甚為溢飲微濇為瘛攣筋痺　脾脈急甚為瘛瘲微急為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為痿厥微緩為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為擊仆微大為疝氣腹裹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為寒熱微小為消癉滑甚為㿗癃微滑為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為腸㿗微濇為內㿗多下膿血　腎脈急甚為骨癲疾微急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為折脊微緩為洞洞者

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癃㿉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癰微濇爲不月沉痔黄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柰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内而疾發針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針而淺内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脉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針疾按其痏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脉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以甘藥也黄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脉之别入于内屬於府者也黄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内府黄帝曰治内府柰何岐伯曰取之於合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於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黄帝曰取之柰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竪膝予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

揄申而從之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脉也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胃病者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流即為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于脉取委陽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脉陷取委中央　膽病者善大息口苦嘔宿汁心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吩吩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染(一作遊)于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寫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眞相摶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針不審以順為逆也　中于膺背(一作肩背)亦中其經(一本作下其經)

腑(戶當切)淖澤(上奴教切下皆同甲乙經上音濁下音液注洋淖潤也淖)

液也入而不客一本作容瘛瘲上治下縱吤音戒噦一劣切息賁下音奔
痠音酸瘕音賈癀決四切仆音付蛕蝎上胡恢切腹中長蟲下胡葛切齧
蟲也腄竹垂切痏榮美切揄羊朱切掔音烏腕
外也維厥詳此經絡有陽維陰維故有維厥

寶命全形論

[illegible]篇名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
時之法成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
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君王眾
庶盡欲全形貴賤雖殊然其實爾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
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新校正云按太素慮作
患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柰何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
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私
不是故猶行其鍼 新校正云按別本淫變作不然岐伯對曰夫鹽之味
鹹者其氣令器津泄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為苦而生鹹
從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
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
配於五臟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

大而味苦苦涌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浴囊之外潰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此鹹之為氣天應則潤在土則汙在人則常溢而皮膚剝裂**絃絕者其音嘶敗**陰囊津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嗄敗也易聲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嗄所敗反**木敷者其葉發**敷布也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病深者其聲噦**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府謂胸也以肺處胸中故也壞謂損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胸以納赤餅由此則胸可啟之而取病矣三者謂損壞理學然於胸中也**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言深造於腠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 新校正云詳此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

之有鹹也，弦斷知其弦之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噦噦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謂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針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文，蓋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器津義解，謂鹹於器，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氏之得多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殘謂殘害，賊謂賊劫，言恐涉於不仁，致慊於黎庶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者，謂之天子。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有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能經天地陰陽

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經常也言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脩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存謂心存達謂明達呿謂欠呿吟謂嗟嘆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效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呿謂露齒出氣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長短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請說用針之真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遂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貴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耳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言針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針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注云黔首共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

[illegible]黔首餘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

眾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

五者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為主故皆名神欲為鍼者

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

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

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

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二曰知養身

知養己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針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之

謂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身作形楊上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濕攝之以

時有異單豹外凋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安人和塵勞而不迹有張

毅獲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

長壽此則鍼布養形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

註專治神養身於用鍼之際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為優然以此五

者解為用針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為真王氏亦不專用針為解也三曰知

毒藥為真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真之道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小大古

者以砭石為鍼故不舉九鍼但言砭石爾當制其大小者隨病所宜而用

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針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針故名之曰針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小大之形與病相當黄帝造九針以代鑱石上古之治者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石生於東方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少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寫萬全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事宜則應者先用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復有鬼神之召遣耶盖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真要其在斯焉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先定五藏之脈備循九候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内相得無以形先衆脈謂七診之脈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内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

已形之未病審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己也故下文曰可玩往來乃施於人 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陰陽無與眾謀此其類也 新校正云按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者誤也 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 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如此矣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瞚作瞬全元起本作眴 瞚音舜 手動若務鍼耀而勻 手動用鍼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一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上下勻平也 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脈之變易爾雖且鍼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容誰為其象也 新校正云按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 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 烏烏嘆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鍼得失如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脈盈虛而為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 伏如橫

發起如發機 血氣之未應針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針也則起如機發之也疾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 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留呼而可為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 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 言要以氣至有効而為約不必守息數而為定法也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 無變法而失經氣也 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 言精心專一也所針經脉雖深淺不同然其補寫皆如一脉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　新校正云按針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針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靈寶無量度人化屍受形經

道言昔於洞光天中空化飛歌太玄育土受元始度人化屍受形無量上品元始天尊當說是經周廻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座天眞大神上聖高尊化屍受形妙行眞人無鞅數衆乘空而來浩氣排還策空翕景紫輿黃蓋絳霄瓊輪曲晨垂陰丹精靈光衆彩騰耀翁鬱勃洞

煥太空三日三夜諸天星根日華珠網月耀一時停輪和風郄煙彩雲布瑞天無浮翳四時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土作柔碧交煇紋玉無有異色衆真侍座元始天尊玄坐空浮九氣梵光瓊臺之上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屍纖殄娙受形變仙說經二遍雲華遷虛金容爍日說經三遍花凝仙露萬蘂呈珠說經四遍生神錄骨屍化形完說經五遍大結開通神氣併會說經六遍名録上清靈津灌體說經七遍靈儀擲火洞照泥丸說經八遍天馬馳風易屍革故說經九遍三官命誥脫謝陰尸說經十遍神華定保生氣海澄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道言是時元始天尊說經一遍東方無極無量品道寂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二遍南方無極無量品神力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三遍西方無極無量品攝精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四遍北方無極無量品玄運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五遍東北無極無量品屍魔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六遍東南無極無量品靈儀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八遍西北無極無量品機用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九遍上方無極無量品化屍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十遍下方無極無量品受形大神無鞅

之衆浮空而至十遍周境十方無極天真大神一時同至一國男女傾心歸仰明曉大道深契神源咸言得生皆有壽紀筭歷千萬不免有期玄極威神施布大法使令一心開達根本知未生時復是何狀太空之中以何因緣忽生知覺及以見聞五行寒暑無不備識主道將去氣散神離尸穢徒在元始神智蓋養群生一感至靈化此尸朽受形更生上為真人必有妙蘊是當數宣如是天人其衆無量扶携幼耄若賢若愚若凡若聖皆願傾聞雖彼天中尚繫嗜欲所染輕微然於道妙未得虛明皆承聖化蓬鼔雲集來者有如細雨密霧無鞅之衆遶國一半土皆偏陷非可禁止於是元始普知衆念頂出祥光其光九色照徹十方無極國土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無不明煥於此光中普現億劫衆生迷妄癡習相為種展轉生滅不見道真無量業果無量報對無量冤債一一時然如對心目元始俯觀大衆發言告曰玉清之道妙出萬天神氣回光尸滅形鍊形鍊為氣抱神含虛隱顯自由出没無礙回觀世界細於一滴乃攝祥光所現境界摶為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七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化屍受形妙行真人玄黙靈仙無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天人仰看惟見勃勃從口中入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國郭散地還平正無復欹陷元始即於寶

珠之內說經都竟衆真監度以授於我當此之時喜慶難言法事粗悉諸
天復位倏歘之間寂無遺響是時天人遇值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
有中傷傾土歸仰化屍受形不悔不明不伐不浸不淨不穢不用不驚不
戒不分化除屍質受度生形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經
始出教一國以道預有至心宗奉禮敬皆得度世道言元始天尊說經中
所言並是諸天上帝化屍內名隱韻之音亦是真王受形內諱百靈之隱
名也非世之常詞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化滌屍朽受易靈形能悉其
章誦之十過諸天遙感陳故改新萬帝歡嘉付形稟真九海靜波五山吐
雲日月雙景華蓋運精回曄轉雄九變為仙群魔來形鬼魅滅爽化屍受
形白骨成人至學之士誦之十過則五臟返生三屍逃奔魔精喪眼鬼祅
滅爽濟度人死絕而得生所以爾者學士穢氣未消體未洞真以主制屍
威未領天政德可伏御地祇來縛魔靈但卻死而已不能降真輕誦此章
身則被殃供養尊禮門戶興隆世世昌熾與善因緣萬災不干神明護門
斯經尊妙獨步玉京度人無量為萬道之宗巍巍大範德難可勝道言凡
誦是經十過諸天齊到億僧萬祖幽魂苦爽皆即化屍受形上昇朱宮格
皆九年受化更生得為貴人而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飛昇金闕

遊宴玉京也上學之士脩誦是經皆即受度形鍊屍滅飛昇南宮世人受
誦則延壽長年後皆得屍解之道鬼神暫滅不經地獄即得返形遊行太
空此經微妙普度無窮一切天人莫不受慶無量之福生死蒙惠上天所
寶不傳下世至士齋金寶効心盟天而傳輕泄漏慢殃及九祖長役鬼官
侍經五帝玉童玉女各二十四人營衛神文保護受經者身道言正月長
齋誦詠是經太清傳靈紫皇帝君為兆上世亡魂斷地逮役化屍受形度
上南宮七月長齋誦詠是經上清三真太微帝君爲兆化屍受形身得神
仙書名紫籙金簡削死上生十月長齋誦詠是經玉清神素飛玄帝君為
兆化屍受形得為飛仙國王帝主君臣父子安鎮國祚保天長存世世不
絕常為人君安鎮其方民稱太平八節之日誦詠是經九天化屍受形帝
君為兆解度真仙降庭得為九宮真人本命之日誦詠是經九天真王飛
駕空洞為兆化屍滌潔鬼神受形太玄百神飲丹至命澄正萬氣長存不
經苦惱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
神朝禮名書上天功滿德就飛昇上清

元始無量度人

化屍受形經

元妙洞玄靈寶本章化屍受形妙感度人百魔
隱韻離合自然元氣赤土火鍊成真元始祖劫

化屍受形神去曰屍不覺不聞神附曰形動起屈伸是皆道數太上所尊
無不化屍無不受形動屍靜神運至均化化屍成形精氣自生同本天地
開明三景是為天根神無相狀以道為身五行之精神氣氤氳隨情感色
因色賦形五色真氣結為五文開廓普植神靈無文不光無文不明無文
不立無文不成無文不度無文不生招靈真符白骨成形人皇內書屍形
更生鍊故反新真得其真化屍受形形固能存小大無常飛登太清是為
大梵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眇眇劫仞若亡
若存三華離便大有妙庭金闕玉房森羅淨竅大行梵氣周回十方中有
化屍受形之神中有南極虛和變生長生大君中有易質降精受形司馬
大神中有玄丈化屍好生韓君丈人中有南上司命錄延壽益筭度厄尊
神化屍受形無量度人今日校錄諸天臨軒東方無極蘊光神王長生大
聖無量度人南方無極開明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方無極大氣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北方無極孕育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北無極感德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南無極慶生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南無極母道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北無極元父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上方無極生尸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下方無極回形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十方至真飛天化尸

受形神王長生度世無量大神並乘三素飛雲珠光洞霄靈輿翠輦羽葆
驂駕白獸碧鳳麒麟建太微四黃之旗無英命靈珠播前嘯洞章齊讃後
奏內音同和玄鶴青鸞嘯歌雝雝七眞導前八靈翊從千乘萬騎浮空而
來天光朗耀洞徹重昏方諸仙相南水左宮主生眞宰太陽火官執籙把
籍齊到帝前隨業攷校感使升遷籙告北帝太陰諸神九水佐理玄滋靈
君雷電陰景豁落七元九肰威劒六天大魔司錄司命司察司功冥關幽
府泉曲河源眞王有命普度沉骸太玄起屍黃水浴魂流火蕩穢紫融鍊
形施靈合氣仙化成人不歷胎垢澄淨光明因緣輪轉與天齊年永離風
刀塗炭魔試之難飛行遊宴逍遙上清上清之天天帝洞陽無色之境梵
行東方八天利慶昭華天帝玉剛栖輋浮輿秉衡天帝紹亓于宗泪沱灑
流天帝保仙宜達少正除皇天帝辯宛通角滌聚蚳天帝母承符公記定
蘤休天帝緑方摭容道治區玄天帝樂慈界洞幽滲微天帝晉布伯文南
方八天錫華紫眞天帝梵澤雲商盧蔵文天帝覺蒲宛妻壯枝閼芸天帝
沓維遲仝報遵陽彭天帝茂唐敎玄火蔵照沙天帝極道嗣聽黃靈劇溝
天帝福孿決生谷羅應仙天帝八冥杜防覯佃幼明天帝甘都求征西方
八天鎮混洞沓天帝伯上杲御乾庇邈虛天帝紫雲仲枝烈命周隅天帝

緬墍慷吁閶正雅樞天帝孟佩慈怛灌斡紇化天帝梵閞阿巴沿回奉靈
天帝常招顯童夜河司靈天帝倩侍衢瑞太紫輪眞天帝閦俞至晨北方
八天寶聚紫陽天帝玄方九靈暴映神變天帝燎庠燕元濆望昇持天帝
雷智道開太始珍爍天帝璧明雲璲朝衛尊景天帝阿龍長妙禁霄址天
帝握仙法王典教旨紀天帝億宇始飛昭羅解屍天帝善勝祈門三十二
天三十二帝諸天隱諱諸天隱名天中空洞自然靈章諸天隱韻移氣之
音復命之尊回生之神化屍大魔受形之靈九散十合變化上清無量之
奧深不可詳數落神眞普度天人今日欣慶受度歷關諸天請滅三惡斬
絕屍根飛眞受形名列太玄眞王監舉無拘天門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
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化屍之形青帝召魂白帝制魄赤帝還氣黑
帝返血黃帝復命萬神持節速徵太一抱屍復生形具神備調理三關神
風入穴泉溢崑山玉童一呼六丁威南變化恍惚登仙隂凡神境具前黃
誥金顏賜兆虎弁丹衣碧襴佩籙九胥仰視泥丸三五斗綱紫雲流烟屍
化形鍊飛昇太淵出鎭九户孍攝百靈青天魔王斬絕遊屍赤天魔王金
印玉螭白天魔王元海素龜黑天魔王玄光老師黃天魔王絳帳紫嬰風
令火勅急急化屍天屍皇君奏帝寶章地屍皇君殺鬼伏藏人屍皇君截

戮死殃屍作生形緑海霞漿八萬四千華室曲房神靈畢至返一混茫胃
有青霜髓如碧琅為其化屍叱逐魔鬼五帝大魔萬神之宗飛行鼓從總
領神兵魔幢鼓節遊觀太空仗衛赫奕天祿敷功化屍受形嚴攝北酆天
樞上相玉清神公恭受帝命普掃不祥雷霆激戾龍虎蹶張天丁驅邪大
帥索風黑雲萬里電火八衝敢有干試拒遏真兇金鉞前戮巨嶂吞精屠
割鬼爽風火無停千千截首萬萬翦形魔無干犯鬼無妖精天中隱勅除籍
勾名三官北酆明檢鬼營不得容隱金馬驛呈普告無窮萬神咸聽三界
五嶽列言上清漬混昊曆龍漢儀康俶台蕣劫號混之中上亦無色下開
九淵風鼓波蕩三萬六千外堅中虛金鎖流玄玄極上下無幽無冥無形
無影無極無窮若有大神虎齒龍脣六月八角乘駕風雲手托混沌如卵
形三寸五分圓白如銀內有三界日月乾坤山海草木老父幼孫生者受
形滅者化屍往來輪轉氣常運樞屍化為鬼鬼化為人是道還返秋轉為
春帝吐玉符化屍斷死受形生真真無比倫大空浩氣北斗南辰合為至
無玄白不分溟涬大梵邃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數落五
篇赤書玉字八威龍文保制劫運使天長存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
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十方旋斗歷箕回度五常三十五分總氣上

元八景冥合氣入玄玄中太皇上帝高真三景太霞嘯詠洞章金真朗
郁鋡落擊摧屍鬼奔逃魔來魄歸流響雲營虛寂聚氣律呂生神鳳舞鸞
吟玉音雲熾風回雨施帝一在離羣真列位捧璧躋增龍虎俠傍靈風聚
煙青真護肝紫虛藹秀三官瓊堂轆輿萬仙千百相連千和萬合自然成
真真中有神長生太君無英度籍白元執經太一禀生司命主盟桃康好
生谷延育形執符把籙保命固根上遊上清出入華房八寘之內細微之
中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仙道貴
生無量度人上開八門飛天法輪罪福禁戒宿命因緣普受開度死魂生
身身得受生上聞諸天諸天之上各有生門中有空洞謠歌之章真王靈
篇詞參高真第一欲界飛空化屍之音聚氣因精變形因風風通玄智造
化之宗重關九膜實由道功生而為人巧笑雌雄仙聖鬼神來往其中總
海漫漫心波渺瀰意逐則往莫測所因生氣等秋毫結形如冰漸輔猴分
斗光入兆嬰目瞳見量出太虛主神一與同背道數受增形死再董蒙數
盡呼吸止委口但形容七鼻攜三彭六道循無窮真人自入妙化屍白日
沖太一召百神稽首重冥空洞妙得天氣紫雲回九宮七祖出九霄保身
如靈松第二色界真王受形之章染空無色色化為空色化無常空即非

空未形名空受形爲色形化色盡命謝歸空空亦無來形本不住形住色
住空飛來去以妄見空妄緣名色是曰大道何可詮擇寓空成形杳冥中
精誰玄何受陽動而生空非陰陽陰陽非空認空爲道網中死禽非道非
空象外飛龍能知此者受形無窮受形化屍不合不離化屍無相恍惚有
象此非業道生化長養是吾道玄眞王靈篇告爾羣氓非人物傳第三無
色界玉清天空洞歌曰梵氣無無玉清翳羅下直神丘環洄海波七劫金
山萬天瓊柯日月兩曜浩劫經過吹則陰生呵乃陽至香風紅雨寶樓瑾
址元始流精豐雪積酥遐火成液鑄彼玉京巨山崇石比兆泥丸內蘊黃
赤天演奔注尾閭固塞滔滔洪濤湛有天德比兆脊節內有九眞白雲滃
滔神風八回無英青巾御氣成雷玉女吹笙五音勃興七情啼笑道有至
精無形無名化屍與受形仙籙書紫靈歌此空洞歌至理升無名世不悟
眞道轉輪更復多去來何數水沉慾海河此三界之上飛空之中眞王
歌音音參洞章誦之百遍名度南宮誦之千遍天眞保迎萬遍道備飛昇
太空過度三界位登仙公有聞靈音魔王敬形勑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
地戶五苦八難七祖昇遷永離考官鬼度朱陵受鍊更生是謂無量普度
無窮有祕上天文諸天共所崇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道言此二章並

是諸天上帝及玉清真王隱秘之音皆是化易妾屍受度生形成道登真換氣回生自然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詞言無韻麗曲無華飾故謂玄奧難可尋詳上天所寶祕於神霄玉清王府東華玉堂應上帝誥命流傳若有至人齋金寶質心依舊格告盟十天然後而付焉道言夫達道則失生離精則散氣然寂神逝所遺肉骨齒髮形狀塊息屍居以其不能留神養炁儲精但同木石無知覺動起挺遷于是則謂之屍至聖神人將還氣招神慧生於屍歛爾而知既受故形若返故都百神來歸遊宴金堂玉室之內若見世緣情欲所至心意所感不知其由仰視三辰俯觀萬類欣然自得得道為真化屍受形物理皆如是已凡運度否終日月虧盈人有體否死亡疾傷凡有此災同然皆當齋心脩齋六時行香十遍轉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無量之文普度無窮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遍化屍受形如法魂神便上南宮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滅使得神仙道言夫化屍受形不但祇於人身可同等於天地迎生續氣致福請年與道無爽至若天地運終星宿錯度日月失昏四時失度陰陽不調國境有災疾毒流行兆民死傷師友命過皆當修齋行香誦經夫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災保

鎮帝王下禳毒害以度兆民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無量普度天人道
言凡有是經能爲天他帝王兆民行是功德有災之日發心修齋燒香誦
經十過蕩滅屍穢身獲飛仙皆諸天記名萬神侍衛右別至人鬼侍爲聖
君金闕之臣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天中眞王亦保舉爾身得道者乃
當洞明至言也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音道君撰元始靈書化屍受形玉
篇東方八天潮瑜激瑛珍予交悚寇秘攸尚晞煥寃經緣原珞珂宛翠耶
陳撲乾邦都巽嶧方岷蔽費祠歘鬱丹儀迦便緣鄚佑祈斗遥森明糯芽
合淋津濤淋馥廓阿奐司炎奏雷南方八天烘炘烈光烔霞爛宿埴瑞韓
司機詮陰煜力繕維南剛勑燿逐魚柄連題萬嶽官笛隸正籍契眷龍慈
職勉謁句沙鐸神延擊備極指徐邀彘返策化受消煙宅軫展澤西方八
天巽衛星棣鍊化莫綿軫常遊羅蹟運巴延電治摩零晶劒離田嶗旌乏
池姑古登連忽息回火帝符靈玄承咸拱風費牢瀆淵費陽宣洽動龍朗
端混鎖溢貝道命笑觀北方八天驕舒玄佳婁突灌生交精忻蛇野鑿逆
流昏淮湯嶽流洄懇庚靈帶併火識覺轉周太虛玄漠素台冰洋熱交機
卯造育仙謀脩軌綱商日馳妙虛屍乇山斬耳魁東居道言此諸天中大
梵隱語無量之音舊文靈秘琅函眞王勑太玄司命上清靈虛眞人以丹

筆書之佩服化屍受生疾癘殃禍應當滅解如風掃塵世間異宪屍悟一切不祥朱書火化服之或禁勑廟社立擁天書寶圖乎皆廣長一丈天眞皇人昔書其文以為正音有知其音能齋而誦之者諸天皆遣侍眞靈官下察其身書其功勤上奏諸天萬神朝禮地祇侍門大功眞眞王保舉洞妙德廣剋得遊行三界昇入金門此音無所不辟無所不禳無所不度無所不成天眞自然之音也故誦之致飛天下觀上帝遙唱萬神朝禮三界侍軒羣袄束首魁精自亡琳琅振響十方肅清河海靜然山嶽吞煙萬靈震伏招集羣仙天無氛穢地無袄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雲笈七籤五嶽眞形圖 水方附

五嶽眞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似於舊筆鋒芒暢乎嶺崿雲林玄黃有書字之狀是以天眞道君下觀規矩擬從縱趣向因如字之韻而隨形而名山焉子有東嶽眞形令人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嶽眞形五瘟不加辟除火光謀惡我者反還自傷子有中嶽眞形所向唯利致財巨億願願克合不勞身刀子有西嶽眞形消辟五兵入陣刀刃不傷山川名神尊奉何迎子有北嶽眞形入水却災百毒滅伏役使蛟龍長享福祿子

盡有五嶽眞形橫天縱地彌綸四方見我懽悅人神攸同黃帝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之諸侯咸宗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皇
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至于海登太山及岱
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獯鬻登符釜山而邑于涿鹿
之阿徙遷往來無有常處祭四嶽並有佐命之山而南嶽獨孤峙無輔乃
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爲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
五圖之後又命拜青城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道始於
黃帝耳　東嶽泰山君領羣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
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焉
諸得佩五嶽眞形入經山林及泰山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
君服青袍戴倉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從羣官來迎子
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諸入南嶽所部山山神皆出迎南嶽君服
朱光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眞之印乘赤龍從羣官來迎子　中
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道士入其中嶽所部名靈皆來迎拜中嶽
君服黃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從羣官而來
迎子中嶽五土之主子善敬之太上常用三天眞人有德望者以居之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神並來迎
華山君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眞之印乘白龍而來迎
子　北嶽恒山君領仙人玉女七千人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神皆來迎
北嶽君服玄流之袍戴太眞寘靈之冠佩長津悟眞之印乘黑龍而來迎
子　靑城丈人黃帝所命也主地仙人是五嶽之上司以總羣官也丈人
領仙官萬人道士入山者見丈人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庭之印
乘科車從衆靈而來迎子廬山使者黃帝所命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條
蓋五嶽之監司道士入其山者使者服朱緋之袍戴平華之冠佩三天眞
形之印而來迎子亦乘科車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嶽之副主也
領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衆仙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
諸靈之所順也道士入其境儲君服靑綿之袍戴啓明之冠佩道君之玉
策而來迎子或乘科車或駕龍虎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爲衡嶽儲貳時參
政事令職似輔佐者也道士入其山者潛山君服紫光繡衣戴參靈之冠
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子　諸佐命山君並輔衡嶽君預於位
政道士入其山佐命服朱袍戴仙華之冠佩太上眞形之章而來迎子所
乘無常東方朔言古書五嶽眞形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羣方

飛天之書法始於鳥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譯注顯出終不可知也凡道士欲飛圖進取山象及書古文卷畢以此題外面

五嶽真形神仙圖記

神仙圖曰一切感到妙應備周或天或人或山或水或飛或沈或文或質皆是眞精之信有字總號爲符符驗證感皆由善功功無妄應其路莫因因立功其符必現現而未得兼者由功行未充方應修戒積精存神常想眞形受符佩服妙入身智慧通達達士通人懃密遵崇消災厭惡精則有徵徵則神降所願必諧是以三五傳用至今但後人善少得之偏頗或時遇值旨訣不明明之者希希故爲貴貴不可妄得得不可妄行臣擇君而奏君卜臣而傳傳奏非人兩受災害下未達者上行之宜奏未通者下修之宜潛密則各保元吉諧和則俱享利貞君臣父子男女師朋更相曉喻疑則勿行了然無惑正信同心上下和睦必通神明玉帛鍾鼓禮樂外形三牲百味嗜慾之事日損之教止殺之科明者驚悟不復曲言今錄古迹記時不因風移俗易三牲可傳觀妙之徒勿拘文以翳理緣本取悟必守源以究流源一生二二爲父母不可忘常當存念老君中經曰東王父者清陽之氣也萬神之先治東方下在蓬萊山姓無爲字君解人亦有之在頭項精氣

爲日在左目中名伏戲字偃昌西王母者太陰之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崑崙之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上直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右目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人須得王父母兩目中護之乃能行走視瞻聽明別知好醜下流諸神如母念子子亦念母精明相得萬世常存人之兩乳萬神精氣陰陽之湊液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母之宅上治目中遊戲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宮此陰陽之氣人欲長生神仙務陰陽之氣氣中有神神驗有符符吹於神神爲符本本是誰乎太一父母也太一祖宗源本之主父爲東帝母爲西君應感赴救隨念而來來無所從而來去無所至而去衆生大感都應有方方寓崑萊並立宮殿大會集乎大嶽位居五嶽之端符信之始始於此方元氣周迴北斗分下天地交泰父母轉居人能得者混合玄黃驅使六甲正定五行常以歲暮三元之朝諸王之辰拜詠父母練符建德上乘玄元制化一切賞罰分明始氣蕩滌正之以符常起天初受符施行應當拜者皆迴向日曁五嶽真形神仙圖記並出太玄真人漢初有司季主師事太玄仙女太玄仙女號西靈子都居麥州白室大有宮中有誦妙法五嶽備焉諳受五嶽以奏孝文帝帝不能勤行又教買誼誼未練習粗諳本源文帝受釐坐於宣室未

央殿前末室也祠還致福朴曰蔡因問鬼神事詛具道之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雖有此言猶斥遠詛詛既失志法遂不行後好武好道少君薦之王母感降圖文宣朋不能專修俄復散逸李主同學道士李守及西門君惠圖讖兼精知劉季當為天子光武中興詣上此科帝務未遑信用疎畧建武七年此年日蝕積雨為災陰陽變怪四方多疊寇逆縱横及至八年上自西征頴川盜賊河東叛逆京師騷動永福神明方士道術頗被信用乃徵道士郭憲代張堪為光祿勲從駕南郊委以祭事遍醮五嶽行戒立功後不能從兹法又絕至桓帝時仲甫賣筭遼刀城市上以供酒脯為百姓祈福外人齋禮即皆設之遠近歌恩昏朝所忌李公嘉適左生徵行葛孝先為孫權修之多諸效驗李方回為晉武修之亦有休徵世塵難蕩善妙少終元帝過江鮑太玄頻奏王丞相雅重之鮑為廣州長史南海太守化行丹天傳授葛洪洪傳滕叔叔傳樂玄真條流稍廣約在至誠修行唯密也

天地配形章

太玄[illegible]天生地氣生形命以氣為主形以血為根知天者養命知地者養氣真人導自丹田上行不使散漫自右腎循腰及下足足後上行脇下右髀循右手復上肩井入耳上腦後下左耳過肩井下左髀循左手

復過左脇交腰下左足復上還丹田凡自半夜守定心息氣覺頂門冷氣遶華池兩耳如流水聲時止生氣也此氣自然行天地交（原本缺字）之脉凡動處左以右手按之右以左手按之生氣流源使不住滯則天地配形形同天地日得功多為最三千功後自然通流不老不死長年返嬰童顏貌

韜形晦迹章

[illegible]天地賦其形氣生則居生絕俗愛死則既殺斷塵緣生滅形藏於影死則集神構於真皆有法焉形滅後者冬至日月初出何日行登東方山火松下手提赤芝必有鬼物相迎呼天狼七遍其鬼必自身後收黑氣向西自一此則陰消則無影神鬼不可犯之死則集神神不散精不移也

侀

[illegible]奚經切問上又成也記侀者成也[illegible]侀[illegible]經[illegible]户經反[illegible]子經切[illegible]形或作侀上侀[illegible]

[illegible]禮記刑者侀也侀者成也[illegible]匣母[illegible]侀[illegible]羽濁音禮記一成而不可變疏云形體是人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illegible]匣經切刑已見於形也故曰侀者成也[illegible]匣經匣形賢侀

[illegible] 六書統

[illegible]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七

[illegible]隸總校官[illegible]郎臣[illegible][illegible]

學正臣劉[illegible]

分校官編修臣[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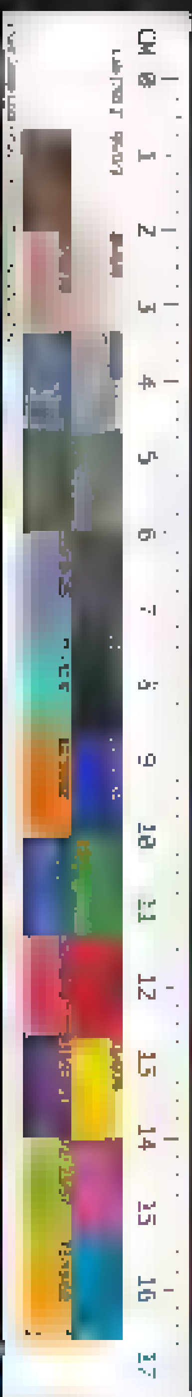
書[illegible][illegible]生臣[illegible]芳

圖[illegible][illegible]生臣[illegible][illegible]

臣[illegible][illegible]

六書統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油

洪武正韻于求切說文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一曰膏也一曰油油和謹貌又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又禮記云油然生矣許慎說文䌷从水由聲以周切顧野王玉篇水名又麻子汁徐鍇通釋延秋反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余救切浩油地名毛晃禮部韻又油油雲行貌緹油車飾[illegible]六書故膏液也油類滑故引之則出入進退順易者曰油油然以油漢物曰油去聲郭守正紫雲韻玉藻三爵而油油說敬貌[illegible]水名出武陵入江楊桓六書統喻母䌷[illegible]音油[illegible]羽次濁音又前漢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注行貌又禮記樂記油然生矣注新生好貌[illegible]脂油也趙謙聲音文字通[illegible]九切又博物志積油滿萬石自然生火武帝武庫災積油所致又行貌又和貌韻會小補喻鳩切又油然盛貌[illegible]喻鳩喻賓延油

篆 油 集韻見杜从古

油 徐鉉

篆 油 集篆古文韻海

油 篆韻

隸 油 六書統

真 油 顏真卿

草 油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三元延壽參贊書 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illegible]臘月所搾清油收貯蠶屋內點燈諸蟲不入墩膏藥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蝨蟣

麻油

事林廣記[illegible]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熱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搾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澁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

胡麻油

嘉祐[illegible]本附胡麻油微寒利大腸胞衣不落生者摩瘡腫生秃髮 陶隱居云麻油[illegible]下皆[illegible]蒸炒止可燃作食及燃爾不入藥用也 [illegible]云胡麻生油塗頭生毛髮 陳藏器云胡麻油大寒主天行熱秘腸內結熱服一合取利為度食油損聲令體重生油殺蟲摩惡瘡 嘉祐[illegible]大具胡麻[illegible]除下[illegible] 陳藏器云主喑瘂塗之生毛髮 野人閒話杜天師[illegible]篇以麻油[illegible]雨足[illegible]之可日行萬里

證類本草 胡麻一名巨勝一名狗蝨方莖鴻藏葉名青蘘明耳目耐飢渴延年以作油微寒此麻以角作八稜者為巨勝四稜者名胡麻皆以白者劣烏者良陶隱居曰八穀中惟此最

良溽黑者巨勝巨大也是爲大勝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莖方名巨勝莖圓名胡麻

桕油

餘干志大慈德化二鄉所出俗名烏桕多種水傍實如吳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榨爲油曰木油元一統志桕油出餘干取烏臼子爲之造燭最明潔凡三等堅者爲皮油可以度夏次則軟油又有穰油可燃燈通販又臨川縣出烏桕樹其子出油取以灌燭

松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

山居備用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研爲泥用水絞取汁熬成浮清油綿濾淨再熬澄清

杏子油

山居備用杏子不以多少連皮搗碎用水煑熬取浮油綿濾淨再熬成油客話蔡元長魯孫居隆興以面油貢歲貢六十合始令抹利及素馨各自爲油見今修合凡取杏仁油二百斤造

蒼耳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山東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

蔓菁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陜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

旁毗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晁説之客話稻稈可取油

糖亦可取油

糖油 見上

豆油 [illegible] 杭州府產

菜油 [illegible] 溫州杭州並產菜油

柰油 劉熙[illegible]柰油擣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杏油亦如之

魚油 產[illegible]魚油本州土[illegible]顯州食魚油味頗腥氣

桐油 [illegible]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煙濃汚物畫像之類尤甚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也色清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瀉飲酒或茶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常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illegible]安慶廣德延平武崗桂陽永豐徽衢溫處並產[illegible]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鞔圈子上纔有偽則不着圈上矣

小品備用熬桐油法

黃丹半兩　官粉半兩　密陀僧半兩　無名異二錢半　龍骨二錢

右每桐油一斤如天氣熱除黃丹二錢重先下無名異密陀僧候熟下官粉黃丹用刀頭挑試垂絲五寸長不斷方好

黑色先用膠水和墨煤刷什物上用油

紅色用心紅銀朱和刷候乾使油

金色用枝子蘇木熬刷候乾用油

又洗桐油法以生銀杏肉擦汚處令通用熱湯洗油盡去桐油汚衣裳以石灰少許摻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

即去一法加杏仁用新汲水細嚼亦得。又法用生麻子油點汙處指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油汙駝裘搽少塩隔紙熨之即去或以麵湯紫蘇湯亦得。又洗桐油墨汙法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揉落。又去桐油汙衣帛法急嚼秫米飯揉洗立去。又法以麻油數點著汙處泡牛膠湯乘熱攛洗尤妙。又治桐油法用牛皮膠湯攛其油即去溫苹積碎綠蓮荷極畏桐油就池以手摘去荷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雖數頃花蓮亦死。又誤食桐油以甘草調壁泥土二三錢飲之即愈

耶悉茗油

高似孫緯畧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廣之間家家愛其香氣皆穜植之廣州圖經曰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倘其摩風膏摩於手心香透手背故不誣矣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菴摩勒油

高似孫緯畧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即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

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吳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蘇合香油

諸蕃志蘇合香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以濃而無滓者為上蕃人多用以塗身閩人患大風者亦倣之可合軟香及入醫用明一統志蘇合香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馬思哥油

居家必用取淨牛妳子不住手用阿赤係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為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

白酥油

見上

醍醐油

居家必用取上等酥油約重十斤之上者煎熬過濾淨用大磁罐貯之冬月取罐中心不凍者謂之醍醐

玫瑰油

菽園雜記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粧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祇一合奉使者例獲一小甖其法祕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憑之使虜過磁州特葉著宣遠為守稅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

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圓燋油 李氏食經圓燋油用麪二斤半內六分熟水和減酵各一合化作水入麪調打泛為度餡用熟者丸如彈子將麪餡上手包裹了虎口唧出滾滐油內煠熟為度

倒流油 山居備用倒流油鵝頭皮柿子皮胡桃皮石榴皮百藥煎五倍子 右等分為末於磁器內盛之馬糞埋四十九日入金絲丸少許以豬膽裹指蘸撚鬚髮

龍腦油 南唐近事大食國進龍腦油其味辛烈解醒蠲疾上所秘惜耿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為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數斤懸於屋棟上以胡餅盛之少頃瀝液如注上歎駭不已命酒泛之味逾於大食國進者

猛火油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三年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五代史四夷附錄周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其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 宋史占城國傳周顯德中其王釋利遣使貢方物猛火油得水愈熾皆以琉璃瓶

水晶火

油 宋火占城國傳開寶四年三佛齊國貢水晶火油 **大風油** 嶺外代答人謂大風油即稱蚺蛇膏非是 四明志大楓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黑腦油** 四明志黑腦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石腦油** 本草嘉祐本附石腦油主小兒驚風化涎可和諸藥作丸服宜以甕器貯之不可近金銀器雖至完客直爾透之道家多用俗方亦不甚須 關樓曰石腦亦鍾乳之類今醫家亦使用之但用鍾乳耳此和上言曾未日言卜石腦油真者難收多滲蝕器物今人藥最少燒煉成頭此物常用有油未得器貯之又明生砒霜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甜鍋子內用淨瓦片子蓋定置火上候鍋子紅法蓋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即砒霜伏火出本草石腦油本經不載其所出州土性味有無今小朱及海南皆有之狀如行瀕冬月凝凝上者堅者為佳雖名石腦油與然附石而生木中滲非自然石中所出者其云治小兒驚風滅即如性其多餌亦可為害今醫方罕使唯丹竈家時用之當云味辛寒有毒為定[illegible]石腦類鍾乳不言有油俗傳見瓶水而滴除然石腦油之名當以[illegible]從 **石油** 江少虞類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

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漆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煤有時而竭也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草窮廬學塞人化盡素衣猶未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元一統志石油出肅州南山石中其泉如筥篆注地為溝肥如煑肉燃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又延長縣南迎河有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癬歲納一百一十觔延川縣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歲辦四百觔入路之延豐庫 又延安府宜君縣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氣雖臭而味可療駞馬羊牛疥癬

搽頭竹油

山居備用 搽頭竹油每用香油一斤棗枝根剉碎新竹片一根截作小片不拘多少用荷葉四兩入油同煎至一半去前物加百藥煎四兩與油再熬入香物藥末一二味依法搽之

烏頭麝香油

山居備用 川烏頭麝香油方用香油二斤 柏油二兩另放 沒石子六箇 川百藥煎三兩 五倍子半兩 訶子皮一兩半 酸榴皮半兩 豬膽二箇另放

眞膽凡一錢　旱蓮臺半兩　右件爲麄末先將香油鍋內熬數沸然後將藥末下入油內同熬少時傾出油入罐子內盛微溫入栢油一兩攪漸冷入猪膽又攪令極冷入下藥　苓苓香　藿香葉　香白芷　甘松各三錢　麝香一錢　再攪勻用厚紙封罐口每日早午時晚丙各攪一次仍封之如此十日後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黄者黑旱蓮臺諸處有之科生一二尺高小花如菊折斷有黑汁名胡孫頭一方去栢油加王不留行半兩依法造用

金主綠雲油

山居備用金主綠雲油方用蔓荊子　南沒石子　訶子肉　鄉躅花　白芷　沈香　附子　卷栢　覆盆子　生地黃　苓苓香　芒硝　蓮子草　丁皮　防風　右件等分洗淨眼乾各細剉炒黑色以寬紙袋盛入磁罐內每用藥三錢以清香油半斤浸藥厚紙封七日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秃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秃髮黑如漆已秃者旬日生髮

生秃烏雲油

小品集用生秃烏雲油方用秦椒　白芷　川芎各一兩　蔓荊子　苓苓香　附子各半兩　右件生用㕮咀爲麄末用綿袋盛清香油

浸一斤二十一日取油日三度搽無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効

潔髮威仙油

〔山居備用〕潔髮威仙油用威靈仙十莖側栢葉二枚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栢皮一片手指大各細剉以絹囊盛納瓮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苓香百藥煎之類如鬢髮纏結不堪梳理者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香髮木犀油

〔山居備用〕香髮木犀油用岩桂花凌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蒂十分淨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濕燥相停為度納甕瓮中厚用油紙封縶瓮口坐瓮於釜內以湯煮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泚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香以此香勻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宮製薔薇油

〔山居備用〕宮製薔薇油真麻油隨多少以甕瓮盛之令半瓮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縶瓮口頓甑中隨飯炊兩餉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清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為臭橙者揀去莖蒂納瓮中令滿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泚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絕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為面脂

煎窻油法

〔溫革瑣碎録〕煎油詩

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七七柳枝攪用莫輕傳

又詩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杏仁一八柳枝打出似神仙紫芥茶用石灰和之其色轉綠可以刷窓牖煨熟皂子熱湯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紙窓不脫皂莢挼水打糊亦可　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兩水調刷漆窓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窓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草麻十五細細研定粉一錢和合了太陽一見便爭先凡油窓不及煎者止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順手不住打令勻用鵝毛刷上窓而妙凡油絹練熟絹了以蒸餅泡作糊再刷過方上油油乾入水浸一伏時須三兩次經雨過熱性退不出火方可收藏山居備用用真麻油一盞挪濃皂角水濾去滓一盞併一處須用磁器內煎杖子攪每盞煎七分候冷澄清用盞底濃者不用芝齋售用合油窓油法辯御帶提刑家方甚奇

麻油四兩　桐油三錢　定粉一錢　草麻子一百粒　右四件先研定粉草麻子令細將麻油同打候勻熟然後入桐油再打成油使須猛日中便乾方見有光彩　歌曰　桐三油四不須煎百粒草麻細細研定粉一錢相合和太陽相射更光鮮

煎酥油法

山居備用煎酥油法用羊脂一斤猪脂四兩熬成油去滓用好梨一枚去

擽切作片栗肉十箇切薄片肥棗十五箇每箇作三段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煎得梨等稍乾濾淨以潤口瓷盆盛貯伺凝任意用之如作黃酥用瓜蔞子打碎同煎如作紅色用紫草煎斟酌用雲南[illegible]建昌府闊州嵩盈州臨安府並產酥油元一統志利州亦產

煎酪燋油

山居備用煎酪燋油以麪調作糊糊攤作厚煎餅糊轉漫火烤熟不可燋了取出入瓷和為劑捍為厚餅樣包熟餡子印脫花樣深油煠黃色或手按圓煠之

面油

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山居備用造臘面油臘鵝脂不犯水者 藿香 苓苓香 三柰 甘松 黃臘 乾臙脂粉 右等分麝香少許熬三五沸用紗帛濾過早晨洗面畢用油擦面光膩如紅玉色

澄油法

山居備用澄油法油一斗瓶以銅青一兩鹽綠是也細研摻向瓶內攪勻停一宿澄清如水

勾油法

山居備用勾油法車前草葉女積葉濃煠湯對油點平麴全書油一桄水一桄消石滑石白礬硫黃枇杷葉分為末先將油水入慢火以槐枝攪相次入藥末五錢匕攪勻點燈焰高如法好不滅

法油法

[illegible]法油法飲者或無蠟

炬多用金缸而油昏濁若不治之且極過費挑攏而終且暗也取油一瓶約斗欲以銅青一兩投之攪勻經夜當清如鏡燈心先以火焙令極乾以絲束擇麄長者三十莖為一束斟油平缸以巨錢貫而立之使絕明也炒米研麴及水擨汁用之率佳也小窗清紀法油毬子用油四兩　蠟二兩

歷青二兩　槐莢子半斤　右都細合擣勻丸如毬子大鐵燈盞內點之

省油方

[illegible]又省油方

辛　遠志　丁香　乾松　各等分研細末每四兩油內可著一錢點至一月不止　又方蛤粉　浮萍草　遠志　舍松屋上松　黃丹已上各一分　右為細末每油一兩用藥一錢可點照一月[illegible]省油法每油一斤以糊桃一箇搥爛投油中用之　又燈盞中著少鹽油不速耗　又桐油若經涑了則不中用

洗油法

[illegible]洗油法蔣蒸判傳之於內道場一黃冠用之信然但不若熨者之全絜耳　滑石　白龍骨　白墡土等分　右為細末摻油污處良久掃去即淨更不須洗熨若加黑牽牛末尤妙一上未淨再上藥則盡去矣　又洗油污衣服藥　軟石膏三兩燒過研如粉　滑石二兩　白礬一兩　右研令極細以摻油污處良久掃之便落[illegible]油污衣用白墡土一斤滑石四兩赤石脂龍

骨各一兩同研末乾糝良久揉便落　又苦竹蛀末糝隔物慢火熨之尤更妙　洗桐油以牛皮膠炮湯擺其油即去　又生銀杏肉擦污處令透用熱湯洗盡去　又以石灰少許糝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即去　又法用麻油點污處揩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　又油污毛衣用猪蹄爪煎湯乘熱洗污駝裹糝少鹽隔紙熨之即去　又法衣裳油污紫蘇泡湯擺洗　又滑石末糝之紙襯用熨斗熨數次衣如初　乾紅以酸漿和皂莢洗滴少麻油揉之其色不動　紅紫衣用豆豉湯熱擺油去色不動　又海螵蛸滑石二味等分為末糝而熨之　又方以蕎麥麵鋪上下紙隔定熨斗熨之即無迹　又寒水石三兩燒過研如粉滑石二兩白礬一兩右件同研末油污衣裳即糝末於上良久揉之便落　新衣因油即用蔥湯入瓶內以瓶嘴注所污處綳開衣服以污去為度不得用手挼洗自然如故

山居備用洗油法用煮麵湯洗　又法以東壁土熨之勝滑石石灰　又法每用海螵蛸白墡土各一兩滑石一錢為末擦油處　又法甘土水和塗之洗膩服如灰　又法以滑石刮細末糝之仍以紙襯用熨如是數次其衣如初　又法用赤豆粉粘綴甚妙　洗油污衣服法　用龍骨二兩烏賊骨一兩半三賴子半兩麵包燒白石脂一兩白土二兩石灰二兩供

為細末摻於油污衣帛處用紙蓋在藥上用熨其油污即起　又法用礬豆粉滑石各一兩寒水石二兩火煅白石脂赤石脂牽牛各一兩白歛白芨千年石灰和為細末依法熨之即去　又法凡衣裳為油污用百滾湯泡紫蘇擺洗　又法細嚼蘿蔔吐於其上擦之即去無迹　又法用白墡土摻少頃輕揉油隨土去無痕迹　又法用蜜洗即淨　又法以滑石寒水煅過等分末之乾摻熨污處　神仙無瑕散　去油污顏色綉作衣服書畫　龍骨一兩半海螵蛸滑石各二兩白墡土一兩右為細末以摻污處良久揉之使落如欲急用以紙襯熨之末盡再用以淨為度如衣物等油了多時却用麻油塗在舊迹些小不妨如前法用其效如神　出油藥　滑石五兩赤石脂三錢白石脂三錢密陀僧五錢白土五兩右為細末於污衣上水調塗紙貼再以熱熨乾即去如有此痕再上用熱熨斗熨亦可　又方用白土烏魚骨研末塗之亦可熨　出油龍粉散　龍骨烏魚骨滑石定粉各一兩風化石灰四兩右五味擂羅為細末如冬月用熱坑上焐夏日用日頭炙　出油方　右用白石脂研碎絹羅兒隔過有油處摻定用紙隔熨過如有顏色衣服亦不改色　去油法　用之污處如新其法用白墡土黑牽牛等分滑石減半等分亦得右為細末先以紙一兩幅

摻藥一重在上次將油汚衣鋪藥上了再用藥一重於衣上又鋪紙一重方用熨斗於紙上熨之少刻除去藥油已自去未淨換藥再熨其用了藥銚内炒過又可用熨斗不可太猛　起油藥　治油汚衣服并顔色書畫等物　龍骨一兩半滑石二兩烏魚骨二兩白礬土一兩右為末摻汚處紙襯熨油汚多日者再用油抹汚處熨　乾洗油法　白土半斤滑石二兩右件同為末只乾使用令得塵垢不染還本清淨　洗油賦法　造墨人以洗手極淨亦可洗字甚妙茶茗子（即食茶子也）杏仁（去皮尖如欲洗字壓去油）右等分如肥皂法洗手如洗字以藥末安上以熨斗略熨彈之即落

油洗漆法

游宦紀聞　凡衣帛為漆所涴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盡膠性與油相着即以米泔洗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汚者石膏火煅研細摻汚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以試之効

滋萃增碎錄　衣漆垢油洗桐油汚衣麻油洗又以油洗漆以蜜洗油先用蜜漬然後洗去

洗油墨

山居備用　蒼术（二兩）黑牽牛（二兩）赤小豆（一升）皂角（三挺好者）右為細末白水丸如彈子大以滑石為衣每洗用一丸或只作末亦得久汚衣水浸一宿然後洗桐

油之類皆洗之如新加苓苓香香白芷在內亦可作洗面抓頭藥　又洗桐油墨汙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揉落　又洗油墨汙衣法半夏　烏魚骨　滑石　白礬各一兩　右件細末油汙油潤一宿墨汙着淡墨潤之淨洗燈草指擦光先用藥末塗上紙襯熨乾即去如再有痕跡又上藥必去又一法止於喻水洗亦去

治油頭

[illegible]立春日取正帶霜菜葉左右指之

榷油

[illegible]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榷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爲燈故也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已廷範本優人[illegible]高汝礪傳汝礪上書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均輸官以佐經費未流至於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厭苛納而重煩擾也

寒具油

[illegible]桓玄愛圖畫嘗視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大𩤆汙玄帨惜移時坡詠二王書後怪若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illegible]

善爲胡桃油

[illegible]北齊祖珽字孝徵累坐贓盜得罪後爲尚藥典御奏

造胡桃油復為劉藏免官文宣常呼為賊孝昭即位授著作郎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薦進之長廣王因言王骨法非常深自結納長廣即武成

武庫積油

温革瑣碎錄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晉時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回溪史韻梁樂藹為御史中丞時長沙王將葬車府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驗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也

錢孔瀝油

江少虞類苑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瀝瀝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不點燈油

呂東萊辨志曰寇萊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燈油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不常得油

回溪史韻晉車胤字武子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去鎮償油

回溪史韻宋朱脩之為荊

州刺史去鎮日計在州以來所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使人鬻油

四[illegible]史韻五代梁劉鄩先事青州王師範師範遣鄩襲兗州鄩先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以兵從竇入襲破之後師範兵屈降梁鄩亦以兗州降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黃州渠油

皮陸文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乘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數歲子予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豫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柰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考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殂

燃燈用油

莊季裕鷄肋編成都元夕燃燈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舡子着油

劉公嘉話許丈人曰魏文帝詩曰畫舸覆緹油即今淮浙間艑船篷子帷幕耳唐書盧蕃傳言舡子着油比惑之及見魏文詩方悟

金神竊油

皮陸文秀州之

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旁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爲苦蓋初未嘗爲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夤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啓扇遽入視逢一偉人服所着金甲正取油遍塗四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老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爲此老恃冨無義廣營舍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痏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而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爲人備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積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

沈母滅油 宋書沈約流寓家貧篤志好學母恐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

蚰蜒惡油 太平御覽淳尚書在河陽蚰蜒入耳半月後腦之中洪洪有聲腦悶不可徹至以頭自擊門柱疾狀危急有人教以麻油作煎餅枕卧須臾蚰蜒自出而差

孫秀儲油 晉書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歛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爲縱火具

髮瘕灌油 宋書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絕徐文伯視之曰髮瘕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

三尺頭已成蛇縣之滴盡唯一髮

折松灌油 魏志孫權至新城滿寵馳赴募壯士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煉腦為油 宋莊季裕雞肋編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為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辨也

煎殺以油 北史侯景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剝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殺之

熬以鼎油 宋史陳遘傳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加龍圖閣直學士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動矢備極慘毒恣心不償

潑以煎油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詷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十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

犦矟加碧油 文昌雜錄國朝會要犦矟聲也一云象犦牛善鬪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東

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攃稍者少府監欲脩攃稍不知其制禮官曰攃稍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毳緌

驗尸以赤油 墨客揮犀 嘗有毆人死者驗之無傷跡有一老吏曰此易驗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跡必驗果然

塗身以香油 北史 赤土國傳其俗皆穿身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

答梁祖艾油 劉鄩傳 梁祖遣王建陝州致汁二器建以艾油答之

爇死人膏為油 金史 海陵王紀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爇死人膏為油

應舉夢油 東南紀聞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禮部待徒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劉五卧西廡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有二人扛油㽕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汝南聞之大慟同邸相與嘆惜及明觀榜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類若迹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涖書以夜覆燈盌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脂車有油 鄭[illegible] 譚[illegible]

膌車有油言車兩軸有油將行

賣假油 見說之客語 都下有賣假油者僞作衛鋪家油之狀挈油一瓶五斤初只要價頗廉已而追暮權當五百錢而去明日不見来賣取視之惟面上五十来錢油下盡是水

沽怪油 太平廣記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入大宅門官吏異之隨入至大槐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蝦蟇如疊扶二筆鍇樹溜津滿其中及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即驢矣筆鍇乃油桶矣菌復人矣其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洩

乾榨油 宋史余玠傳 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縛其兩股以木夾壓謂之乾榨油

薛出油 續通鑑長編 仁宗天聖元年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出開封府奎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私與俚語目為薛出油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上益加重 范蜀公東齋記事宋薛簡肅公尹京尚嚴人謂薛出油後知成都饋侈游嬉作春游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稱也

麻膏油 馬明史實録 崔慎由子亂為宰相人

避其父諱呼油為麻膏呼胤為麻膏相公

龍油 杜陽雜編龍油綾入水不濡云有龍油故也

罌油 陸游南唐書契丹傳乘鎔使契丹以蠟封帛書其辭曰臣鎔自六月離罌油

砂羅盛油 頌古聯珠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汾陽昭頌曰塵中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鑼油今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佛印元曰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耆婆雖瞑眩至今南北絕人行　海印信曰礎潤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　雲溪恭曰銅砂鑼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　草堂清曰銅砂鑼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叅取莫教孤負此生身　大溈智曰終日塵中走塵中渾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頻抖擻　佛鑑懃曰銅砂鑼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　瀵毒榮曰須起砂鑼時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息菴觀曰村飲夜歸來健到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　空叟印曰銅砂鑼裏滿盛油潑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蟭螟眼睫上摟頭浪宕送風流　無境徹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

大難（橫川珙曰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

紙撚無油（頌古聯珠）會得体鼻孔眼睛都要見銅砂鑼裏滿盛油

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華嚴真頌曰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芥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實相油（大方等大集經）如來功德以實相油潤益慧燈開發慧眼除無眼瞎

如蠅著油（大寶積經）心常貪觸如蠅著油

詩文

宋蘇東坡大全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為之頌曰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待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爭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容齋三筆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駮駮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梅聖俞宛陵集 韓玉汝遺油 朝讀百紙詩夜成幾篇書明明白晝

有陽烏黙黙暗室無蟾蜍目睛須藉外物光日月不到畀部居君能置以清油壺膜照文字燈焰舒婦將膏髮雪鬢抓鉼底潤濃留脂車所盍旣如此所感當何如陸游渭南集買油 氣習年來掃未平夢回猶喜讀書聲冬裘不贖渾閑事且爲吾兒續短檠楊冠卿客亭類稿謝人惠油 靑藜照天祿寶炬分金蓮榮遇不可期膏火徒自煎藜短無餘輝囊空無留錢一燈假鄰壁三冬廢塵編殘膏許沾丐繼晷欣窮年劉行簡苕溪集許師正秀才遊燕中得膏面碧雲油見示因作二絕句 當年公主嫁氊裘自擷芳蘭製此油燕代古來多絕艷塗粧今有漢風流 馹騎奩封入禁門六宮勻面失粧痕應嗤萬里通西域只得連山首蓿根 再用韻呈師正誰憐季子黑貂裘談舌曾經動碧油客路何施畫眉手自溪香澤慰飄流 溪澤風流出鴈門戰場誰爲洗啼痕聖時宮女自粧薄不遺鸞入蒼琅根

江油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晉於益州立北陰平郡 西魏改爲龍安 後周改江油郡 隋併入陰平 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以爲名 元徙縣治於武都鄉興教壩屬劍州

國朝因之保寧府志寰宇圖經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因以名元徙縣治

於武都鄉興教鎮梓橦江油元屬劍州
聖朝革劍州以其地分入二縣九域志北域志五鄉江油漢都竹二鎮乾坡
一寨有石門山涪江輿地廣記江油縣漢剛氏道地屬廣漢郡後置江油
縣魏鄧艾伐蜀自陰平景谷步道垂兵束馬魚貫而進逕江油出綿竹即
此地也元魏曰江油郡西魏曰龍州隋曰平武郡唐曰龍州故平武縣梁
末氐豪李文智自立為藩王西魏廢為縣隋屬平武郡唐正觀八年省入
焉有石門山涪江輿地紀勝江油縣倚郭晏公類要云漢剛氏道屬廣漢
郡元和郡縣志云本晉武平縣地後魏置江油郡並立江油縣唐地理志
云晉始建陰平郡又平武縣後魏置龍州隋初改平武為江油縣取江水
以為稱無立郡唐志又云正觀元年省武平入江油縣又鄧艾傳江油止
從由無水唐書舊志
通典並為江油郡

蕕

洪武正韻于求切水邊蕕草又臭草也許愼說文蕕水邊艸也从艸猶聲
以周切徐鍇通釋按爾雅似菌一名蔓于注一名軒于生水中鍇今按似
細蘆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蕕游也延秋反顧野王玉篇與
周切陸法言廣韻水蕕艸丁度集韻或作蘇司馬光類篇又以九切藏伺

六書故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艸之臭惡者爾雅曰莤蔓于郭氏曰一名軒于江東呼莤說文曰水邊艸本艸曰生水田中梢結似穀衣伯曰今臭腥艸又名水生艸細葉黃赤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夷周切郭守正紫雲韻亦薰蕕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亦作莜楊桓六書統喻母蕕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楊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作蘇非韻會定正字切喻鴻喻寅延蕕

篆書 蕕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蕕 徐鉉篆韻 蕕 六書統

草書 蕕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薰蕕

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言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善易消惡難除也龔曠閑評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二句可作叶音而不音則非也蕕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鼎血之蕕九宗之好好有許侯切則蕕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宋趙湘南陽集薰蕕論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說者以為人之善惡可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於天苟可易之則天之性無復盡矣然則人之所

稟莫非一氣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考乎其微則賢不肖别矣薰猶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僞是仁義可爲詐佞乎是回邪可爲忠孝乎是賢可爲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爲薰猶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卒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卒能近賢鮮矣然則薰猶有臭以其親也親之系莫出於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復有瞍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鯀不復有禹禹之末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箕子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惟不肖暴亂孰如乎朱均瞍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於朱均瞍鯀不能猶於舜禹受不能感於箕子管蔡不能易於周公周公復不能受其兄弟是豈聖賢不受於父子兄弟也受之於天計之於生不能易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尚不能易而况於他人乎或問薰猶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折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馨不馨之草近乎一猶必聞其臭是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麄而守其精也

薰揉于蕕

宋薛季宣情賦色天下之通好兮心放其收禮正已以參天兮莫見乎其緇脈十年猶臭兮薰揉于蕕彼鮑魚之肆兮君子曾是之遊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焉修

蘭蕕

東漢書黨錮傳蘭蕕無並

茹蕕

地名通鑑外紀敬王十六年冬十二月敬王辟亂處乎茹蕕

扰

洪武正韻于求切捊曰見周禮或作舀揄挑又篠感二韻許慎說文舀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以沼切抭舀或从手从冘𦥷舀或从臼冘陸法言廣韻揄上同又音俞宋重修廣韻舀以周切丁度集韻或作舀𦥷揄挑挑又他刀切抒物之器或作扰司馬光類篇又夷周切又勇主切刺也又食荏切又陟甚切深擊也又弋笑切又都感切吳棫韻補揄動手也後漢舉手邪揄之又詩或舂或揄或簸或揉揉平聲郭守正紫雲韻又以朱反揄又虞肖學韻釋行均龍龕手鑑舀余由二音曰本也又坎陷二音坑穽也韻直昭五音類聚扰音由據氏字說或舂或舀今作揄楊桓六書統揄毋䠷

从手尤聲𢱧又徒刀切𢱧聲又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周禮舂人
注女舂抌二人又儀禮抌長枋可以抒物集韻亦作𣪧字彙字通作舀
又笑韻弋照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𦥔韻此方言之音亦作舀抌見
正音高膏二韻於此作抌非或用挑舀否高切抒臼中米从爪於臼上爲
意今但用搯方音見豪韻 韻 篆 抌 說文見杜从古 抌𢱧 並六
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抌 書 集篆古文韻海 書統

蘇

洪武正韻于求切草盛貌亦作蘇又蕭韻字彙補[illegible]以周切[illegible]
押韻釋疑夷周切草茂盛釋[illegible]音由[illegible]喻母蘇艸
茂也从艸繇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 篆 蘇 說文見杜从古 蘇 六書
濁音韻會定正字切喻鳩喻寅延蘇 書 集篆古文韻海 統

草書 蘇 鮮于樞見
草書集韻

揄

洪武正韻于求切白㧻詩山有樞隰有榆樞音謳則榆音由又魚韻吳棫
韻補叶音夷周切毛詩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樞音歐婁郎
侯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
正喻鳩切嬾揄木字切喻鳩喻寅延揄

逌

洪武正韻于求切逌爾笑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逌气行貌从乃卤聲讀若攸以周切顧野王玉篇余周切孫愐唐韻卤或作逌孫愐唐韻逌曰卤音條尚書曰秬鬯一卣爾雅卣中尊也延秋反丁度集韻所也古作逌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張有復古編逌从乃省从卤別作逌从辵卤非又形相類逌逌上逌从乃省西如乘切驚聲或曰往也下逌从乃卤气行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逌逌二俗逌古逌通逌今逌正音由逺也又氣行亦行貌也又與面同中形樽也又逌逵逌三音由韓道昭五音類聚徐周切逌音由逌放循歷也孫氏字說書九疇攸序作逌箕賢傳萬國逌乎揚雄六書統喻毋逌說聲逌隸逌孚聲逌隸周伯琦六書正譌逌从乚卤聲俗作逌非字孫愐長于救切音由循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卣諭九切氣將之形兼聲今但用攸作逌非

篆書 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高

勉齋學書韻總 六書統

隸書 逌 六書統

⿰俞瓦

洪武正韻于求切甇也人瓶也又見魚韻

鯈

洪武正韻于求切魚名莊子食之鰌鯈又蕭韻陸法言[illegible]鮋鮦鮋小魚鯈上同宋[illegible]廣韻以周切丁度集[illegible]鮋或从攸作鯈[illegible]夷周切又陳留切又時流切釋行均龍龕手[illegible]鯈鮋音由納鯈小魚也下又音紬亦魚名二同楊桓六書[illegible]喻母鮋余周切从負由聲鮋隸鯈或从攸聲鯈隸熊忠韻會[illegible]羽次濁音[illegible]簣諭九切莊子鯈負出入作鯈鮋鮋非莊食之鰌鯈俗字雙音見脉音[illegible]切喻鳩喻寅延

篆 鯈 集韻見杜从古 鮋 並六 [illegible] 鮋 六書

鯈 書 鯈 集篆古文韻海 鯈 書統 [illegible] 鮋 統

斿

洪武正韻于求切旌旗之末垂者周禮行人建常九斿音流許慎說文㳅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顧野王玉篇弋周切作游[illegible]令俗或作斿延秋反丁度集韻遊或省亦作旒古作浮[illegible]會意[illegible]商[illegible]斿旒旌旗之屬並通戴侗六書故夷周切旗常之流也又作旒从流省聲力求切周官玉路太常十有二斿康成曰正幅為縿斿則屬焉又為冕斿周官弁師曰諸侯之繅斿九就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斿旒蓋一字亦通作游傳曰鞶厲游纓說文游旇二字皆為旌旗之流孫氏皆夷周切游从㫃汓聲斿之从子俱未達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楊桓六

書統喻母游游古文游隸斿或从汓省聲旞或从攸聲旒隸游因省而借余見邪母龍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說文旌旗斿也本作游从㫃汓聲汓音泅或作旞徐曰今俗作斿詳見本韻又廣韻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大夫七斿至轂士五斿至肩左傳鞶厲游纓注斿旗游也集韻或作游亦作旒旒充周伯琦六書正譌象形从㫃借為浮斿斿敎字隸通用游遊別作旒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韻會定正字以喻鳩喻寅延斿

篆字

斿說文　斿石鼓文　旞游並集韻見杜从古　旞徐鉉篆韻　游集篆古文韻海　斿游游並六書統

隸書

斿孔彪碑　斿高彪碑　斿城垻碑並洪道漢隸分韻　斿曹騰碑見漢隸字源

阜斿

維心路史少昊紀伯翳始食于嬴為嬴氏嬴既功于洪帝乃錫之阜斿

九斿

周禮冬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注交龍為旂諸侯之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九斿之所象也歐陽王融曲水序曰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大業記曰九斿七萃之

士星蝾霧合甘泉鹵滂曰天子之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文選注曰九斿謂天子之從車九乘名曰九斿車

龜蛇四斿

周禮冬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龜蛇爲斿縣鄙之所建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此四斿所象也

十有二

斿

周禮中車王建太常十有二斿

鄭氏曰正幅爲縿斿則屬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游

洪武正韻于求切浮江爾雅順流而下曰泝游又姓又優游自如貌又見下許慎說文𣄚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䢊古文游徐鍇通釋旌旗邊所綴也爾雅曰緌游九春秋公羊曰若贅游又斿游也延秋反斿古文鍇曰斿古文汓字蓋從古文汓省此正斿游字爾雅泳游也郭璞注潛行游水底顏野王玉篇浮也陸法言廣韻放也遊上同唐玄度九經字樣游音由从㫃从汓汓是古文泅字作游者訛宋重修廣韻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爲股肱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遊或作游司馬相如上林賦施蜺旌摩雲旗前皮軒後道游[illegible]遊游並通游又音旒旌旗旒也又史記必居上游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即流戴侗六書故𣄚夷周切水行也詩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引之爲敖游亦作𣄚别作汓說文游从㫃汓聲旌旗之流也汓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古或从汓爲泅或作泅孫氏似由切按泅即溺也游从水斿聲又作遊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如交游從游多用此字其義與遊字同不可雙押如游泳却不同[illegible]游俗游正隨水流貌也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

游說文本旗旒字注見旒字又上游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或作逰古作遊通作猶荀子優猶知足亦通作斿前漢敘傳述斿俠前禮樂志神之斿又通作繇班固賓戲陸子優繇李登行書正字游作斿非楷書音文字通左傳肇屬游纓俗音流非俗省作旒斿非周禮行人建常九斿俗省之也借敖行也本用遊作遊逰非方音見來音韻會定正字切蝓鴝蝓寅延游

篆書

並古論語

古

石鼓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古文

古尚書

郭昭卿字指

並雲臺碑

並崔希裕纂古

並集韻

古老子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隸書

城埧碑

楚相碑

石經論語

石經公羊並洪邁漢隸分韻

孟郁脩堯廟碑

堯母碑

楊君碑

高頤碑

外黃高彪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游 游 並顏真卿

游 蔡襄

行書

游 顏真卿

游 蘇軾

游 趙子昂

草書

游 游 並章草

游

黃庭堅 **游** 米芾 **游** 張錦溪 **游** 鮮于樞

善游

莊子顏淵問津人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呂氏春秋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而耐寒注魚屬也唐史補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於河濱終爲水溺死也太平御覽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潭如猿仰株入如沉黿出如輕凫蹲泥剖蚌潛竊明珠

文育善游

新安志周景雎義興陽羨人也族弟文育本新安壽昌縣項氏子年十一善游反覆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群兒莫能及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求養爲己子文育後爲開府儀同三司景雎以文育故官至新安大守

解帶賞善游

通鑑五代唐以水軍攻周張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簡其善游

太平御覽符子曰惠

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郡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呂梁觀游

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汩音骨縣音玄

舟而不游

禮記祭義道而不徑舟而不游疏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棄車川游

宋歐陽公集投時相書萃然其心罔識所向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

西園裸游

王子年拾遺記靈帝於西園起裸游館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繞砌乘小舟游漾選玉色輕體宮人執篙楫以盛暑時使舟覆沒視玉人奏招商

之曲以來涼氣

遡游 詩秦風蒹葭篇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注遡游順流而下也

上游 西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頴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

迭居上游 太平御[illegible]金陵記曰姑熟之南淮曲之陽置南豫州云代英雄迭居於此以斯地爲上游焉

江河上游 羅[illegible]昔人謂川陝挈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臨趙代而取河北也易大江東下益利夔梓實居其上故據川則可順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梓首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冨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江漢上游 唐[illegible]公集謝節度使表竊以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

海內上游 宋陳後山集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

百王上游 宋[illegible]英集參賦臣萬

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駮麃之異詩
物獲寶鼎芝房之珎惟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

優游

大雅卷阿篇優游爾休矣注優游閒暇之意詳阿

與世優游

淮南鴻烈解本經訓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元帝優游

兩漢蒙求孝元皇帝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先游

漢書鄒陽傳有人先游注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

作游

漢書地理志堯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者言為宮室遊止之處也

囿游

經子法語周禮囿游注囿御苑游離宮

良游

文選潘岳射雉賦良游呃喔注游雉媒也

世號高游

北史游明根傳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

顏成子游

莊子雜篇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望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

生九年浮游（人名[illegible]）後紀共工氏欲劇于諸侯唐狩以遂炭而大妙以浮游爲御（注瑣語云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卿人驚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

龍游縣（大明[illegible]）[illegible]漢（太末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建安四年分立豐安縣入吳太末曰龍丘）晉宋齊梁（並因之）隋（省）唐（省太末入信安後復置龍丘屬婺州後屬衢州）五代（唐改爲龍游）宋（宣和三年改盈川縣紹興元年復名龍游）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隸衢州府下）[illegible]龍游道中三首　下水檝輕如鷲泝流帆敧於鴻人心願禱欲遂天意若將無同　山連遠近慘澹水合東西渺瀰舊說詩中有畫今成畫裏尋詩　晴山陰雪猶在西下東風苦高眼貪白鳥孤沒耳怕衰猿數號　艤舟龍遊龍遊唐盈川楊炯嘗爲令　縠波亭下一維舟小對秋風梳白頭欲賦新詩欠時體江河萬古歎風流（縠用周欵止言攄地理志乃縠水）[illegible]龍游道中即事　幾年舟楫便

吾曹步入龍游記所遺激水代舂城旦坐又松親覺店人勞屏除車馬眉興冗料理泥沙覺覺髙忙裹着晴天意好坐令行客興滔滔元王惲秋澗集龍游道中　路入龍游不見山縱横阡陌數江邊穿籬臘笋如槍槊夾道寒花似火燃　國朝劉基誠意伯集發龍游　微飇獻輕凉客子中夜發秋原曠無際馬首掛髙月草虫自宮商葉露光可掇狹徑非我由周行直如髮揚鞭望南天晴霞絢閩越明黃道周碧霞洞天詩集過龍游　蹋首見龍游諸山翠浪浮陽坡眠白犢陰洞鎖蒼虬樹容雲藏屋灘長石齒舟呼兒具尊酒聽客話杭州

游氏

千家姓宮音馮翊元和姓纂左傳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子游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孫吉生逑漢游尋後漢游殷廣平魏河南尹游邃始居廣平六代孫後魏尚書明根生僕射肇肇姪曾孫仁宗唐比部郎中生詳金部員外根再從弟雅後魏太子少傅七代孫中台庄城尉根從祖弟奇後魏梁州刺史六代孫子騫駕部郎中姓氏急就篇左傳周有游孫伯史記周有游騰魏游楚前趙游子遠前燕游邃又漢藝文志有游杖子梁游君公唐游重彥宋游酢似古今姓氏辯證出自姬姓鄭七穆氏其先鄭穆公生公子偃字子游子游生公孫蠆字子蟜蠆二子以王父字

爲氏販字子明生良良以父有罪廢鄭人立販弟吉字大叔爲正卿所謂子太叔者也吉生速又吉兄子游楚字子南生印其族仕周者曰游孫伯秦漢而下著望河北廣平郡與宋焦談爲廣平四姓至後魏游雅字伯度秘書監梁郡宣侯爲廣平任人其族祖曰鮮字慕容熙爲樂浪太守生幼仕馮容跋爲廣平太守幼生明根字志遠仕魏孝文爲儀曹尚書散騎常侍鴻臚卿新泰侯年七十五爲國五更謚靖歷官內外五十餘年時論貴之與高閭以儒學齊名時號高游子肇字伯始襲爵官至廷尉卿博綜經史外寛柔而內剛直甚有聲稱子祥字宗良高邑文侯其後有徙居揚州

廣陵隋唐間與戴商

盛又爲廣陵四姓

游吉

姓氏遙垂 游吉字太叔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

也

游速

姓氏遙垂 游速公孫楚春秋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孫 史記周本紀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賈逵曰二子周大夫也

游殷 詳游楚傳

游楚 父殷 [illegible]游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為郡功曹張既兒童時殷異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勑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奧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御豈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游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質直為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寇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

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米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漢兵御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御若不能虛自疲弊使顒縱兵擊之漢兵收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之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摴蒱投壺懽忻自娛數歲後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游雅

魏書列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守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

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閒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恂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絶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僧奴 詳游雅傳

游雙鳳 詳游雅傳

游曇護 詳游雅傳

游鱓 詳游明根傳

游矯 詳游肇下

游明根 魏書列傳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為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暠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還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敎南征沔西仇城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

三吳不靖荊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鑾輦之始委以禮任遷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令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沖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

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廬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純韋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推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撟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北史列傳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驟畫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史鎮將賓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敎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

爲中書學生餘

見魏書列傳

游肇

魏書列傳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説高祖初爲内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黄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黄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内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大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

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弊宜速甯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還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新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悍衆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粮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尒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兹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鎮戍

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顧侯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為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賵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厲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秘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

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穚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穚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游子祥 詳游肇下

游皓 詳游肇下

游安居 詳游肇下

游馥 詳游肇下

游思進 詳游肇下

游寶藏 詳游元傳

游元

隋書列傳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諱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又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

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游仁宗

詳游元傳

游邃

北史前燕廣平游邃爲慕容廆股肱之臣

游恭

詳游簡言傳

游簡言

五代史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倖倖憎嫉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纂弑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欺盟吳越王怒

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懋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寄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南唐書列傳簡言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爲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爲户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爲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毗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懋爲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爲群輩所附人有請託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

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
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游奎
千家姓廣平人
宋朝登進士第

游烈
武進志烈字晉老平江人初以孝節稱登
皇祐元年第從胡安定學終職方員外

游師雄
宋史列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
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璿與主帥議戰
守秉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
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璿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卨帥延安辟為屬
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薄卨患之師雄請發義
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
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餓亡運石瑩甲濬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
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
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荊粵
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柰何

不聽因著分疆録邊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
搆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
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
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
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
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
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
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
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後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
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
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
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儎為病師雄言往
者邊上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
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
對曰皆上稟廟筭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
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

藏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
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
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說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
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率用師雄策
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邀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
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
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為恨宋趙鼎臣竹隱
畸士集游師雄傳贊　鬼章雕盱鬩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挈嬰兒維時謀
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而逢寵祿是
荷張舜民畫墁集直龍圖閣游公墓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
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
郎公為兒時不妄戲笑聞絃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為詩
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夜不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
敬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
游益得其與由是名振一時豪雋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
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

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
不識爭薦其能正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粮築熙寧寨及使相視葉𤇾
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
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
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
同提舉常平劉琯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琯欲自延州入安定
黑水堡過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西夏
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琯驚曰向非公墮於
虜矣趙卨帥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時鄜延之兵與戰且
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乜備卨患之公爲
調發毅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遽引兵入鄜州襲
荒堆三泉而歸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
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
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句當公事復從趙卨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
壞永寧關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于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
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

公行諸壘賑貸公使方簡手漢蓄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粮人
無猝亡邊備固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卨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
舍于同文館卨方迫於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王韶爲樞密副使謂卨
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以終
喪凡三被詔懇辭延免卨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
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軍事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
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說不同公徐條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
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
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饑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
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卨帥慶陽再辭爲管
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卨移延
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
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
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
勿失柰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起蠻夷無厭
之求四寨既予如瀘南荊身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

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為恥況有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録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慢如前二年春還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脅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遂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闘智不闘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為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為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於是奏捷曰臣聞燿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受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纍構叛欲為邊患臣與守帥合謀將義兵行天誅賴

陛下聖神陶陣克敵斬獲以萬計生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
夷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
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
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秘不發喪詐以為嗣當立請於朝
廷已而復殺董氈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
問罪於境上當殺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
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如
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擒其事遂寢出
為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
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以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
鑿故關山道為坦塗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
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
興者復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他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
售而馬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且給漢蕃之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
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
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凡郡縣之獄且按以唐

張說獄嚴使置之座右朝夕省觀盡心于聽訟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被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寄骨于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若邊戍之亡則建寺以斂其骸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按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二十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除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類弊春秋爲享牲齊酒濫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願申戒郡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諭宰執上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遷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

待餉反令輸錢可食乎借若邠庫盈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露
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然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為病公為
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糴之軍
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
休民力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還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
免拜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地名赴闕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差
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
羌執醜虜皆上稟睿筭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分但當時將士
奮命力鬬而其勞未錄此為可惜因條具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
遮等寨上皆然之後面諭公將付以邊閫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
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已來邊臣措置之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
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
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又自中條山下
立渠堰分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還直龍圖閣權知秦州
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攝帥熙河
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

則命解嚴徹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佛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賚抑留於熙河限二歲同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於是與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且進築城壘以為藩衛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始建汝遮納迷棊僉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枕藉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與民繁夥使傳旁午為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閒暇若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事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隕于州宅思卿堂下光焰烱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秦鳳路機宜文字竑蟻珩琳皆舉進士端翊郎奴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

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祔焉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以孝行著於里中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毁瘠過制朝請君歿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愛其弟師韓甚篤常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韓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蕃漢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歎呼爭逆于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之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于路羌酋邊卒舊將故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過其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大不事邊幅又淵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亹亹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銘曰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脩悠悠千禩典刑孰繼嶷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于衆

軍勞實多在昔熙寧兇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嗣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攙發雷霆旣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廟陵百僚蹈舞窮髮兇區讋我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秉鉊開隴剖竹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搢紳忠以利國仁於保民其所施設同風古人憐彼夏羌虔劉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忽徙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腰頸大勳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唯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幽宮萬世哀焉陝西志宋游師雄字景叔直龍圖閣知河州名位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其蕃漢情偽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宋張舜民畫墁集祭游景叔龍圖文　蒙歲識君靈州之役晝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車下飄蓬亂石風雨襴衣冰霜破席同甘胡馬之塵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遥春朝名聞月夕酒不飲而音同歌無聲而自適澤宮掾佚未除於歲月憚車載旐已聞於逆旅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於斯耶功名事業願卒遺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愍仁殷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游

游冠卿

呂東萊辨志録　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范子功在中書也公荅曰公望實當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是未嘗與人言差遣冠卿愁沮而退于沖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游潛

宋陳了齋集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諱潛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爲名族居士少敏慧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蚤喪母竭力事父鄉人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媢嫉聞人善慶如在己終日言不及人過惡有盜聚劫過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詐且呼于道曰毋怖里俗親沒即分財析居士畢喪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子弟二子舉進士中第酢試太學録居士携酢之官京居數

年親舊至者皆錦爲僥倖用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其家唯恐不足爲親舊歡也酢除太學博士命下辭得知西京河清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酢將欲求外補先請於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爲廣西機宜卒居士聞訃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爲憂即分先疇歲入以助其生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乙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酢今爲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醇出繼爲南康軍司理參軍助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柩以歸今爲奉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㩦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所述行狀屬銘於某以遷寘南北不暇叙述今蒙恩自便總於九江益自紹聖丁丑迨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墓木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厲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奚復假於衰憊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陞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閭里推孝盜不忍譁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斥閒取道唯是之循于官學省再求補外得請

于庭動吉無悔捨彼所爭我實訓之取彼所棄恪守弗逭白首未行不貳以俟殁而彌彰慶在有子

游執中

建安志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居鄉以經學教授生徒凡受業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嘗一舉於有司不第行實純明後進於矜式名流推重之龜山楊公誌其墓宋楊龜山集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顧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遊聽其言稽其行参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晩先生既没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康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嚮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持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邑里旁郡見者竦眙聞者悦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嚮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

謀妥曲周盡不害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
由隱不害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己也亦或以
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直道不茍自其性然
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
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
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
汝舟之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
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
改適皆其韞藉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衡之原先生貌溫
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
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
雕龍炙輠而已矣考其所知未有能躐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
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
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説亂經矣先
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
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嗚呼先生圭璋

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大之冨曷云其雍變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

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癃斁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潛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峯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游酢

宋史道學傳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大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宋楊龜山集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君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余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字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

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公來職學事公欣然
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
謂余曰游君德氣粹然聞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
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
大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
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
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
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
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選名為監察御史磨勘
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
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者再乞宮
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衡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
從官論守衡能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車轆
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
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不於自盡而
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
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
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歛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
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
特其秕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
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
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
娣姒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
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士
卒于官擬捄㨿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揆將仕郎拂未仕
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
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天乎胡
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祭游定夫文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
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

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任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豈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永歎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宋朱晦庵文公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久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數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如不肯讀書一過目輒成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間人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

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
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求學之士勉焉
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朱熹記程氏外書游定夫自太學歸蔡
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
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
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先生曰定夫之篤信難及也又曰建州
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悟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
煞穎悟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
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
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程氏外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
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　朝廷議擢游定夫以正言蘇
右丞沮止毀及伊川牽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
也呂晉仁雜志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
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
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
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朱子語續錄五峯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朱子語錄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朱子語錄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宋名臣言行錄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道安志游御史酢發受業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見推為第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山楊公公其一也並以道名於世其後得邑河清謫有政譽伊川嘗歎之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徽廟初為御史未幾把麾江淮間惠政在民所去見思雖官而遇僚吏緯有思意是以

人敬其德而無愧其令若其道足以覺斯民澤足以潤斯世遺時清明而弗及用而功業亦不究見善類惜之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蓋公之所志如此侍制延平陳公實分鎮是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其可無祠於鄉之學乃為堂於學之東偏立像致祠以起邦人尊敬之心又屬朱文公熹記之文公摭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公墓誌之辭致其傳道派脉皆自伊洛中來載公出處為詳後之學者將求公立言行己之要蓋於是有致焉

游操

閩大記操字存誠有家學宣和三年擢進士第紹興中遷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晚居盱江奉祠卒隨隱漫錄操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會食之次出對曰潘游洪沈泛瀛洲有欲用綷繹繪維綃綸綧為對蓋熙寧中韓維陳繹韓絳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游仲鴻

宋史列傳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雜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為境汝愚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

以州貿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停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徵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遣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特遣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覩道興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

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罪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乃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使程松已大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以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

致乎祠而歸還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傳 史論見楊大全傳 順慶路志仲鴻第進士紹熙之末上疏請光宗過宮言極剴切及重華登遐國喪無主當國勢危疑之時仲鴻盡心協力贊助趙汝愚定大策業除大理寺簿居亡何韓侂胄惡其黨附汝愚出之於外後歷守嘉定有政迹元一統志仲鴻嘉泰中以司農寺主簿出知嘉州馭吏以嚴待民以寬郡有積負奏罷之一日有司呈歲貢舊水波綾馬頭綾苓根紅花麩金紫葛巴豆金毛狗脊丁公藤仲鴻謂其貢可罷惟進今貢餘例歸私橐仲鴻悉緘於官庫修渠堰道水利未嘗忘於心政成民悅重慶郡志仲鴻果州人今順慶名在慶元黨籍人物偉然操履方正人皆望而畏之政尚清肅不擾獄市訟牒亦簡丞相克齋先生其子也

游似

宋史列傳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陞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

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
盡事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
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
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俟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
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
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
事兼給事中還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
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覇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
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常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
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撫太宗事以陳
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
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敻遠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
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
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
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史論見奇行簡下元一統志出定州似紹定末以尚書吏部郎中直秘閣為成都路提刑重修璧津樓屬魏了翁作記大意謂向者張義立平佛灘之險是矣但水勢自高臨下旦暮齧城足侍城而居者凜凜然吾與僚屬盡力於堰豬且為支流以淺其怒樓之右三峩橫陳其下中鎮諸砦等實近夷略險所弗及阻水以為固而郛於是邦也今灌灌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戕之禁亦未保後來之皆我也蜀餉百五十萬石歲侍以給惟都江通濟二堰而積龕弗蠲已損其弊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可飽之端平改元似召為尚書吏部郎順慶府志似受父廕入官後第進士紹定中為大理司直因火災叩閽歷數宰相史彌遠之失朝紳見其奏本為之驚愕適當旬休彌遠夜召似與語至則彌遠謂近見奏本甚忠直司直欲歸鄉乎似曰愚戇妄發法當汰去遂二子宅之字之出拜曰游先生他日有我地位但福薄耳即送去明日除秘書丞不數日除夔路提點刑獄改西路又移東路洗冤澤物務有聲聞彌遠死端平更化召還累除給事中擢樞筦參大政知樞密院事似素與宰相史嵩之不咸嵩之客奏召二閫臣

似抗疏言國有政不與知尚安同此執政尚力求去與洞霄祠淳祐四年嵩之以父憂去似乃召還二府與杜范同心輔政范卒似代為右丞相理宗在位久贊定國本又詔勸嵩之致仕詔告天下示不復用皆以啓之也薦吳潛王伯大入政府似懇歸力甚以大觀文奉祠十一年十二月卒謚清獻順慶府志[illegible][illegible]閬縣志游似郡人宋登科拜相後歸鄉里有詩云步行歸故里俗語對鄉人之句趙庸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集祭克齋游丞相文　中興以來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衡饒二趙以道宅揆簡冊焜燿厥後寥寥惟公克紹本原濂洛知學之要袚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擢周行植立皦皦疏指權門痛哭原燎絲定斥去瑞平收召嘉熙融風排雲上叫明倫有疏血忱應詔淳祐初年操守勁峭黨趾猶並歸亭荷蓧乙巳啟紘東鈎鄜廟以學告王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阽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群邪息熸惜多牽掣沮莫違捍一念開誠界日可照孤忠自知憸人旁誚卞莊巧伺姜公直釣因危遂擠善刀為妙雪溪午橋臨流舒嘯手袖文富望穹馬部蠻光歸存落月孤皎訃音流傳搢紳相弔殄瘁之哀天意莫曉何公已知不鄙膚謏嘗豢專使來訪海嶠尺牋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為之心慓孫枝書來公已不療悲慟莫任阻送丹旐來載哀詞以佐絜醊予漢陽楊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井伏以五陽爲夬六畫臨乾恭惟井
官榮辭九棘入面三槐鼎鼐新調天人叶贊鈞佚動止萬福井迓跡小吏
感戴洪鈞局蹐修辭凌兢叩閣瀆尊是惧鑒在爲榮井伏以三台曜芒一
相宅揆靈聰受職蓋壤中休方將鳴天籥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散
之廣宇陶爲陽春造化在一身矣蕭圭長語喨喨何爲 井切以天者道
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
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
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傅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華澤必被於匹夫商霖
遍蘇於大旱今醜虜殘暴有甚內溝遺黎思活尤切望兩以道援天下以
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至和兩間磬効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
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井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
相難晚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
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虜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太山此尤
光前絶後巍巍勲績無與爲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
相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溫公等輩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
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却萊歸疆賢可希聖幸毋自遜若曰漢唐

以下總總相業則溟滓下風矣＊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壬午東漕捆人中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爲偉人矣是秋蓮名榜末事尊不得與仙舟俱東非公相外＊實自外也自縻海宦一向不得上牋記俯仰此呉雲不逢景刹蜀事漸費支持幾思出關依借華檝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溪今幸汰去而本闕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封采非此天假＊以依來風雲之日也治金爨桐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敬淪牋以候從者知己在前長鳴振鬣＊不自忖度憂時感事輟以猥見綴成長書附便中獻學問空疎豈堪適用伏惟海岱深高不棄拳勺機務燕閑持賜采覽不勝榮幸＊勢分遼絕藐然穹壤安敢借中紫微躔中五色連芒輝燭無疆之問巫陽有當然職分敢避下走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無小大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須洞之秋

而唱為仁義道德之説味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敬聽之也恭惟大丞相
國公先生性焉大學之蘊情焉大學之著言焉大學之文行焉大學之事
自著為圖條分句析明其為一貫忠恕之義疏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
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聞過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
詳刑而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平天下一事
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為之大學功用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
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
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
天下之賢傅説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
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沈回於下寮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
將兵蓄比管晏者淹回於散地廢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御史學士
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沒於卒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
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
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滃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
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彥四十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
分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

量材授任何閒川南既廉構事奚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
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倣其失但
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悴憔飢渴引領商霖不啻大旱
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遷延遲迴分別畛外則西郊密
雲而苗其槁矣某於己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持賜鈞翰於安
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菲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
萬里鮒鳴涸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說為獻庶幾獲蕪收並蓄於昌黎宰相
之方之萬一大木為杗細木為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冒昧狂言惟相公裁
察某再拜　代上游充齋親劄子　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庬廣
宇照晏海內之士判水鑠玉攀鴻象似意何足以努鼎其萬分哉某惟知
朝用真儒以來帶水息校鞭之虞石完有登天之險蓬婆的博絕無旁蹊
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又豈東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
了辦耶然墨守般攻技各有窮廟堂邊鄙願堅初心矜慮良背某非謂相
公蜀人僕為蜀士緩天下以私一方益頭目背膂歸重腹心今日所當加
護於此爾　代文考功到黃池辭免上游相國劄子　某去歲曾於郡置
上狀歷叅瑩聽計已呈徹鈞覽矣某肖形中一長物無可比似顓顓蝗衆

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斥而龖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踈陋豈稱班聯隆命飛来怳汗交作感心難於重遊已於十一月理舟出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雪飄薄淩震犇質不禁眡崎嶇嗽萎薾疾證轉加實難前進欲乞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尋醫問藥不至塡委狽狼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瀆皇恐萬坐伏乞鈞照[illegible]

四游參政劄子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薿陳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繇於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于𢪛于四未得一望未光退然懼且慙莫知所以敢圖夾袋狀錄仰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感心其敢不逮惟鈞慈貫之

游某

[illegible]游承事郎壙記

先君諱某字某繇曾大父而上兆域皆在邵武故世為邵武人崇寧中始徙名數於婺之金華至於今四世矣大父後葬于北門之外故又為金華人先妣甫受命書捐棄諸孤卜地于邑東惠日鄉後湖之原先君命玠請銘於太史先生先生憐而賜之銘每念先生所以銘之之意望邵武之阡登北門之坂而上吾母之藝未嘗不悲滲沾襟也玠受先君之教誨出從師友游粗知

所以撫恭其先者晚得一官既不克養母尚庶幾奉先君之杖屨於淮水之濱以祗三年之養罪逆不自殞滅先君感微疾其勢浸劇雖內自憂懼有所惡且諱而亦豈謂天降酷罰而至於斯極也先君慈厚樂易閨門無間言伯父卧疾累歲先君朝夕造床下問起居安否何如未嘗一日有倦色且謂諸子曰吾惟恐見伯氏之不亟也先君即世伯父感愴特甚被疾後旬日遽至大故老兄弟至情於死生之際蓋如此其於宗族姻黨曲盡恩意卒之日來赴者相屬及門莫不傷怛感涕若有所為而然者先君政和七年十一月某日生再被慶壽恩封承事郎賜緋魚袋致仕淳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陳氏封孺人前先君七年卒子男五人珍修職郎新盱眙軍學教授次璞璣珙璪子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幾趙著孫男女十五人諸孤卜以是年九月八日克襄大事與先妣同兆自惟孤露摧苦不能追先君之隱德以求碣誌於當世之君子姑叙其歲月梗槩書諸壙而藏其副於家俾若弟若子若孫知所考焉

游元

撫州府志元字淳夫直秘閣經之曾孫為人外和易中實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

忘寢食服膺象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爲大健聽舉進士晚恩授安化簿就攝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議减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峒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鑾主南嶽祠往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

游少游

建昌府南豐縣志少游字希卿氣豪學博三首鄉薦登隆興進士第又試中教官科爲贛州教授筠州上高丞攝永興令郡吏督賦語侵公公叱曰剝民之政吾不忍爲命杖之郡守賢公逮吏去人服宗室武斷者繩之由是豪猾斂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班改知廬陵縣有勢家與民爭水利至關死郡欲右勢家又有盜誣執富民縣鞫實其獄郡持不下欲入富民罪没其貲公皆力爭曰吾寧棄官歸欺天陷人事死不爲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執衿兒彷徨無策公即襄簉登城帥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擢知澧州罷歸三奉祠卒年七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文集若干卷瑞陽志少游建昌軍人登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來爲丞性識敏悟文籍一覽終身不忘校文廬陵前此考官甫撤棘亟間道疾馳少游獨徜徉累日且作詠梅十詩謁益國周文忠公大篆稱賞有士子什百爲群以去取來問少游隨聲應荅

略無凝滯衆皆語塞而退士論韙之

游中孚

建安志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聞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嘿誦如流能言其異同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纚纚可聽參政李公光知宣州會戚方叛勢甚猖獗既拒守且議遣官趣救兵道路阻隔僚屬皆憚往中孚時爲光門下士慨然請行單車冒白刃由間道至平江見大帥乞兵解圍賊遂潰去事平李公欲聞於朝命之以官中孚力辭後竟不仕卒于家

游九言

建安志游文清公諱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後改今諱祖其藩太學釋褐有文名終嚴州通判父旹登科終湖南參議官公沉靜有謀慷慨善議論秦檜當國推抑忠臣公年十歲爲文詆切鄉先生見而異之及壯銳志當世好交結西北豪傑嘗序太極圖曰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少從學於南軒張先生栻南軒教之求放心公初處靜室置筆札于前且曰心之出吾不能知及其入也即點以識之其初至千餘點漸次調伏點日少最後帖然

平定無放無求始見心之本體推以酬酢世務各當其理所在學者多師事之號默齋先生早承祖蔭舉江西漕司進士第一歷吉田尉江州錄事淞海制司幹官入監文思院上界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京尹戶部致饋公悉不受取家人衣飾質錢給從者歸白都堂放苗八分已上前此未有也京丞相鏜為匠監公聞其欲薦己亟往見言同僚有年高須合願者請避之京曰若欲及同僚必來歲乃可及期公又以請京即兩薦之何公澹亦欲論薦懼不屑受屬尤袁廣體仁須扣公意公無拒色二人携薦書來明日公往拜之然蠢於篋中迄不用時孝廟攢宮有司妄費希賞公上書極諫大僚內侍咸切齒會南軒帥廣西招致幕下移江陵復辟為屬公以前事力辭特相與南軒素不合疑可挹以就己公亟部注而歸慶元丙辰南軒之弟杓帥金陵起為江東撫幹學禁方新無敢言公記上元簿廳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以不便養親丐祠閒禧初宇文紹節安撫淮西直下辟書以公書爲機宜文字公平生未嘗覔舉有舉者受之唯謹亦不援以攺秩宇文因奏取吏部所積薦檟為攺通直郎公辭不得已從之他日過都尚書薛叔似數為韓侂冑道公之為人韓亟請見叔似迫與偕行公夜來扁舟去有以祠記為言者竟罷機幕久之幹辦諸軍粮料院攺知光

化軍令赴奏事既至叔似宣撫荊鄂辟爲參謀官未行瘍生於面卒年六十五歸葬建陽之劉源端平更化有旨特贈直龍圖閣賜今謚有語錄詩文傳于世攝芳大全集朱晦翁荅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推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荅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氏族大全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極無極間者服其簡工詩如東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謾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游九功

建安志游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以父任主臨海簿與令有所可否白于郡九功執益堅守不能詰黄岩大

疫捧檄往視無難色多所全活開禧丙寅為咸寧令有過卒謀害主將九
功擒其首以階級繩之宇文紹節辟充荊鄂宣司準遣德安戍兵潰歸有
反側意九功絕江撫諭衆以帖息京西帥劉光祖辟知江陵縣縣有堤成
圮不常吏調夫為姦九功分鄉畫地不擾而辦嘉定己卯興元失利九功
時守金州州無城壁乃以制參便宜遣兵備禦收復鄁穰在金五年除湖
北運判兼知鄂州虜犯蘄黃九功移司軍前督餽餉有同列譖于朝予之
祠癸未為郎兵部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論對言舍法用例之弊朝
論是之下于方國又言征役無常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
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諫佞護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次月臺臣
劾使補外上即位除職知泉州豪族有撓政者必裁以法賈胡犯禁即縱
之使去嘗攝互市貨之出入聽於司存無毫髮私端平更化以司農少卿
召疏論姦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密院副承
旨俄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不吐不茹有古循吏之風除權刑部侍郎謁
告徑歸力辭除集英殿修撰宮觀猶兩被召免疏八上以次對食鴻慶祿
請致其事陞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謹廉恪語不妄發昆弟自為師友講
明義理之學命所居曰受齋閒居八年吟咏自適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

有詩文行于世宋劉後村集祭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麗和埴光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著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進藥石言麟莫羈儀鳳肯啄吞或勸少貶腐鼠嚇鵷法從非貴方而非尊彙詔上雍頻䟽扣閽身不敢私君不可諼本懷止足剡迫耄惛力請得謝吳吳高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從倚茂䆋掏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栽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轓每奉談塵亦同酒罇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謫久伏丘樊攣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頹淚如河翻疹瘁情深哀誄詞繁空誦

離騷安能招魂嗚呼哀哉尚享

游汶

吳興續志汶字魯望清獻公似之孫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刑俱有能聲實以道當國公與之論事忠誠懇切未嘗不嗚咽流涕國亡隱居德清至元間參政蒲大全薦爲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大書衫背云前宋提刑令時百姓服以出入卒葬仙潭山

游完

元一統志完字濟民嘷州人也金大定元年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套春秋以家財雇覓人工平治道

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游建叔

元吳澂文言集故逸士游君建叔墓表

嗚呼建叔之殁十有一年矣葬已三年而其子惟和始求予文表墓惟和哀父時年甫十有三今既冠既婚而勉學未已思欲不朽其親可謂能子哉建叔諱應斗姓游氏世居撫崇仁縣崇仁鄉其地曰睽鄣族大而蕃敦本務實儉勤殖生在宋之季浸浸以盛迨今將百年而其隆未替也建叔好尚文雅少習進士詩賦藝成而科廢南土初臣附新官淩新民官府數有重難之役兼緣侵漁豪橫吞噬之徒又乘間而出短於支柱者率身隕家毁建叔佐父兄歷危險理紛糾智足以破姦勇足以禦侮卒底安全而生業彌裕元貞大德以後世道清平人獲休息乃治園地大室屋日共賓朋詩酒談笑游士旅客時相過從殷勤欵洽周急惠困皆悦懌而去阜財不競小利粒餞不殄高價取與各當於義睦宗䘏鄰有請假而無欺覬同產雖別籍友恭弗弛得子晚愛之至教之篤鄧氏子隨母來歸撫之如己子視禮經繼父之道無愧焉延祐丁巳七月庚辰以疾終年五十有九久殯未葬泰定乙丑正月壬辰安厝于抹陂道社之原元配李繼室尤俱無

予惟和王出也自予之大父以來與游族交際建叔於予猶兄弟然富而文才而良吾里之吉人也予又善繼予是以慨然興懷而文其墓門之右

游常伯

元吳澂文言集覺溪游君墓碣銘　游君常伯倜儻不群早年以進士詩賦伎雄筆流意科第可拾芥取既屢試屢屈預貢而降試補國學弟子員往試又不偶乃礲斲廉鋭芟致芽枿教授里中子弟循循有繩矩談論古今世務亹亹可聽遭時革運天祇有闇于天曆者致大師君居直道道不虞師之奄至父子族屬七人為哨兵所獲俱來縛以次就戮戮二人畢其三將及君君之子佐不忍見父之死請先殺己小校義之以白主帥君軀幹偉應對敏帥奇其才得釋上送于朝事格不報於是君客游燕趙齊梁間甚適恬無仕進意越數年前主帥參江西行省政至邑有所速問君門下士出入左右得預機密忽有飛語譏君漏言于外自辨莫可處憑以卒年五十有二至元癸未四月一日也君之配陳氏後一月亦卒其月合葬于璋湖予男二君佐君佑女一孫男三霖垚森女三君諱常伯撫州樂安人家天授鄉之上覺渡自號為覺溪翁余猗冠已知君君卒二十年君佐始立墓石請為誌銘嗚呼余之故人也才如是所到止是其命也已其命也已悲夫遂叙而銘之銘曰能與不能人

者明明成與不成天者冥冥數之不贏有萎其英吾知吾銘尚儆幽扃

游恭叔

元吳澂支言集游恭叔墓碣銘

游恭叔與予同年生月日予為長其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其意氣藹藹如春陽之溫雖有道之士不是過居撫樂安天授鄉梅山里少讀書能文壯罹兵禍幸不死俘以去既得釋而還相其父治生業日長日盛數年貲甲一鄉然皆敦本務實積累所致未嘗侵刻以取贏兼幷以自廣異乎世之不仁而富者家適通道凡南北往來貴勢閑居之人及門一以禮接饔飧之具信宿之舍雖甚叢襍紛擾殊無厭倦意是以貴賤賢愚靡不悅懌其卒也人悵怏懷思焉善察地理暇日杖屨從容求佳山水處登高望遠悠然自適人莫能測也考諱士文妣曾氏恭叔諱德將娶曾氏子男四劭勉方茂功女二孫男七應誠應陵應岦應戌大年應丑應春女十有二弟德輝先二十有三年卒有子一人遺命命予劭分其貲之半與之生之日宋淳祐己酉冬仲仲旬之五卒之日元至大辛亥春仲仲旬之九其年三月十日葬于懷仁里之古石原其卒其葬予留京師皇慶壬子冬予始至家茂功之子大年奉父命來請曰知吾父者先生宜有述以傳不朽予不得辭乃

叙而銘之銘曰吁嗟麟鳳君而人鄉有遺惠門有賓長才恢恢行恂恂令其死矣誰與倫巳山之陰宰木春德人所宅古荀陳

游德洪

元吳澂支言集　游竹坡墓誌銘　樂安功陂之游爲富族而竹坡居士崇儒尚文以淑其子居士果有以異於等倫乎曰有利必取贏凶歲必閉糶騰價富不仁者率若是辛未大饑郡勸分三日一糶居士謂餓者豈能待三日而後食請于邑令計糶戶口數分界富家日給其食至早稻熟乃巳邑令高其義此所以異者一丙子寇犯邑鄉閭震驚居士家崇仁樂安兩界間鄰邑籍爲保障郡命彈壓二境他人處此輒怙官勢軒輊新附未定之民脅取其貲或以報睚眦怨居士不然相安於無事此所以異者二世俗議婚姻擇家力勝己者覬其裝送之厚居士二子長曰中娶鄒次曰申娶饒娶吳皆清門貧女略不問其所將此所以異者三甲午春寇猝至獲居士以去咸危之意必不免寇以其長者至中途釋之以歸蓋其平日處心行事有以異於人故其受報於天也亦異居士易直謹愿諱德洪字宏甫得年八十有二卒以大德乙巳正月二日葬以至大某年月日娶李氏侍郎公之族姪女孫先八年卒女二俱適黄孫男四謙泰巽復孫女五適陳虞黄何一未嫁中數數徵予銘銘曰世

之嘗儒謂迂謂拘有
識斯殊淑後以書

游志遜

國朝獻徵錄閩書　游志遜哀辭　游志遜元敏系出廣平

廣平之先歷仕魏隋唐南唐皆爲省部臺諫官宋遷於閩亦爲臺諫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園以八行科擢高第者覺民先生原敏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數百年不廢墜號稱望族元敏號樸生自少有志於功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詹及鄉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陸文珪之薦授南昌靖安丞廉而有幹在官則民不欺受委則事易集居六年無失政以考上上遷監察御史公謹敬明決屢有獻替功思例出僉四川提刑按察司甫六月被召戒途没于夔之雲陽公舘自筮仕訖考終纔十二年由將仕佐郎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公未仕時倜儻好義不尚脩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性卓然無少屈撓自非家學有源乎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顧有弗酬者以不獲掃除先壟爲怏怏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哀其願之不遂請爲些以招之

些曰閩之北兮饒之陽有膴其原兮遊子之故鄉喬木蓊蓊兮山蒼蒼家聲不墜兮世澤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緌之笏兮昂昂衣之繡兮煌煌羽儀肅兮振朝綱霜滿路兮春載陽蜀父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遂相望命之衰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芳巫峽泠泠兮天一方魂魄歸來兮路渺茫

游顯

元姚牧庵集 故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位享年七十有四又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儼自汴而郢持故翰林侍讀學士高凝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燧徵而叙之游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姚呂代之崞縣鉅姓歲為羊裘三千以衣寒者傭工鑱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輓隻直白金為兩五十又伐石橋崞水以通夏冬閼漲病涉鄉民惠之目為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徙居許之臨潁東皋辛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隸大帥八速不花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

其府事後同千戶與兀闌從諸侯王南征破金商鈔房翁何太尉襄陽下帥府版爲副達魯花赤軍將劉儀跋海呼延實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於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說珙求爲前茅遂得倶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豺虎縱横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鄧之新野適與兀闌遡徹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爲驛致龍廷歲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通臣曰若輩曾微一言及此因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御自脫敵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竭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爲田氏加賜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爲人無誰何師率是民復堰鐵枸壅湍水爲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後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爲大帥卜鄰吉帶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御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閒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巇舟車皆不可施利餽繼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夷塗直臨江

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事宜即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禡而南追覲于蕩陰敎自今凡所欲言指故乎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南合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傲忽於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復散走而米然俾公治別帖萬戶戰舟而萬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者盡前俘壯士立兩幟下令能右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為使其褒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己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璮反盜據濟南張安撫訟公嘗通書璮帝謂近習游甚豈為是者鷙禽為孤所憎然耳及籍璮家而書無有敕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下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於庭祈死公曰吾誠為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為妄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其忌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床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為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盞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為衛士所訶爭呼於庭帝曰是非游某聲耶召入詰曰何為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為衛士所道不知疾言上徹

宸聰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為中書令樞密使適至復召之入
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為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
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
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惡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
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輩人至
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
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來居冬其儲峙穀食馬藁秸諸物
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為所司盜有家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
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牟敢有為舊驁猾者
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半賜楮幣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童伯顏二
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為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
肅於前制可以伯顏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
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囷匕于漢中流以絕敵舟餽潰圍
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
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金鈎處賜之閣憲副張庭
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昔用事臣譏其不恭銳欲

深治公力陳辨且責其人㪅珠罷右丞相入爲大官人有事干者斥曰吾守大釜鬲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之謂王弗戢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權大臣於庭且聞帝托裕皇於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年伯顏濟江下鄂帝曰游嘗囊於列聖朕前業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爲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必熟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丞相奉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爲僇常州續耳無遺殃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爲謝曰吾非利貨爲者授蘇州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通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爲石百三十萬爲種於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雖輸之無少折閱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杭民聞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布幣蕭墻俄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宜力良多一日俾坐胡床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榻輟太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遣尚醫侍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往

數宣聖化者不稱任使勑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為浙西宣慰使者死省奏以國人嗣為上曰游某非國人何其指盜殺臣為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齊集資食於杭凡廩米八十餘萬為石又造海艦若干百艘材不足於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鍬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踰其急動以失軍興綾制勑從事其堂帖無如斲木弩箭刀皆預為千事盜殺臣益綦乃好言入閩游某高年當以某人為使少分其勞實欲進位公右上召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又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蹤上盜公帑下厲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為鉤考惟是一省徵贓四百餘萬為緡明年明州民飢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尋薨于揚州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龐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秉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凍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場達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竟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為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呴

吻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
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迫南征爲先假諸公帑同署者難之公則
曰過則在余不及諸軍與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輸之官受
罰不訴爲抗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輩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
掌鼠子何爲皆官以巡檢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舍賊爲平民
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牛天王據海隅官軍加誅
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
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賜永祿天祥永衡永祿知延安之
綏德州天祥入侍裕廟於東宮與永衡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
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爲國璧次適蘄黃等路副宣慰
忽突帶次笄而夭季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熾男孫四人偃億
倫僎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夾谷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
僎先卒女曾孫八人銘曰在昔英文名城剖分爲開國臣賚其庸勳公時
還南首策平宋充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爲斯言斯猷宜同功勞
位尊其封裒民爲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歲賦
名城天府尚輸獨復公家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文富之世祖

貴之在笥衣之玉食饋之位亞人臣能光顯寵自夫壬辰歲在乙巳五十
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象謂之曰何槩其平生庶善則多維列聖知無是
為大爰筆之
碑永白隧外

黃崇妻游氏

宋朱晦庵大全集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
光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
所追爵也世為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
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為女師夫人幼嘗學
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箏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隳過人
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
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
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凊禮無違者
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為諸婦楷模遭舅喪大夫公素
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應爾先業為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
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為人誠慤莊重夫人以

恭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諫樂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為延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為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為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為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為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為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逢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歧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剟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

壺彝是式配德嬪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開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湯處士妻游氏

宋呂南公灌園集　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己未飯僧於見客堂處士拜佛稽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喪窆於龍池鄉東戶里之佛塔窠同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口未嘗颺人過怨爭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趣恭而已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閭以迪吉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維亡母寔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發其身故內無延養之闕而外有賙濟之譽雖不積而不悔是維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傳無窮其許我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勤銘詩非所得受也按湯氏之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爲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知其孰是其徙家南豐距處士爲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之游姓出九國特亦不知其所受君徙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震栢復濟深而震深爲進士各有

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載祀六六乎而方隆絆義淑睦乎而遽終傾以蜀績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書以嚴其復之𣪁乎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金書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蔣世良

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載祀六六乎而方隆緈義淑睦乎而遽終傾以蠲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書以嚴其儀之穀乎而